



疎齋集 七

陵誌  
墓誌  
墓表  
神道碑  
碑



共十



和  
2421  
10-17

疎齋集卷之十三目錄



陵誌

明陵誌

墓誌

外王母貞敬夫人李氏墓誌

戶曹正郎金君墓誌銘

昌陵叅奉黃公墓誌銘

貞夫人金氏墓誌銘

恭人綾城具氏墓誌銘

恭人青松沈氏墓誌銘

刑曹叅判石灘李公墓誌銘

童子金如玉墓誌銘

安東金氏墓誌銘

墓碣

林川郡守任公墓碣銘

進士尹公墓碣銘

海州牧使洪公墓碣銘



疏齋集卷之十三

陵誌

明陵誌

於戲洪惟我 肅宗顯義光倫睿聖英烈章文憲武

敬明元孝大王姓李氏諱 字 顯宗大王之

適嗣 孝宗大王之孫 母妃明聖王后金氏領敦

寧府事清風府院君佑明之女也 王小字

孝廟嘗夢見 明聖王后寢室有物覆以衾開視則

龍也 孝廟覺而喜曰將得元孫之吉兆乃預命小

字以待之至辛丑八月十五日辛酉 王誕降于慶



德宮之會祥殿實 崇禎紀元之三十四年而 孝  
廟已賓天矣 王五歲時 明聖王后有產病不能  
進食 王必跪進粥飲憂形於色 后曰汝勸何可  
不從爲之強進 王嘗有所養雀雛死則令毋棄而  
瘞之內局取牛酪其犢多悲鳴 王問其故不進酪  
愛親之誠及物之仁自幼已如此乙巳諸大臣請以  
宋時烈宋浚吉金佐明金壽恒爲 元子輔養官出  
入講學浚吉初見 王告于 顯廟曰 宗社臣民  
之福實在於此 顯廟命內侍召 王出 王向浚  
吉再拜禮貌中度丁未冊封爲 王世子己酉隨

駕謁 太廟又行入學禮庚戌行冠禮辛亥行嘉禮  
甲寅 顯廟禮陟 王受寶踐位哀號動人百官衛  
士悲不敢仰視 王自嗣服以來夙夜祗懼一以敬  
天勤民爲第一義以承 先王之志事勉大臣以隨  
事導迪 王單心典學夜分讀書不休 明聖王后  
亦憂其過勤 新陵石役甚鉅 王承 慈教命移  
用 寧陵舊石大省民力時八路災荒民或有不勝  
飢困而自縊者 王大驚惻亟下諭諸道俾免其顛  
壑流散 命蠲辛亥以上積逋今年租賦計可支用  
量減其數畿內役煩特減進上虎皮又停簽丁尚方

太僕姑廢燕市貿易始初之化人心洽然乙卯內下黃金一百六十兩銀一萬六百餘兩于地部命蠲關北通穀八萬餘石又下教曰方在哀疚中方物物膳姑勿封進夏旱親禱社壇特命慮囚王於水旱飢饉憂勤惕厲自此四十餘年如一日然每下書藩臣勉其安集拯濟曉諭民間勸其勿離鄉土歲時必別諭勸農皆一札十行至意藹然癸亥別遣御史宣諭諸道父老之扶杖往聽者無不感泣凡蠲徭賜租減宿逋停新納者前後幾億萬計若經費匱乏則移軍餉之儲傾內帑之財亦不惜也御用人

麥減納至半歲貢朔膳屢經裁損至今太官之供多未復其舊者歲旱多親禱廟社郊壇盛熱不入齋室冊祝必令責躬不得雨則疏釋罪囚或駐輦道傍進囚諭遣或駕幸王獄親決輕重被災地方必遣御史監賑耽羅邈在海外數年荐飢又命近臣船粟往哺珍島十歲不登疑有冤氣諭令訪問此皆王深仁至澤之浹人骨髓者也王遇災警懼甚於剥床大災之外雖星度凌犯日霓抱珥必下旨自責廣求直言又勉羣下以和衷秉公對越臨履之誠自見于言語之外矣酬應萬機少無濡滯或朝膳夕

進曉漏猶未寢乙酉有內禪之命臣亦隨諸臣入對終蒙反汗然仰承聖教傷損之崇蓋在於憂勤聖心之極欲脫屣千乘優游晚暮者正爲此也而疾病之後貳極代政王猶耿耿於國事不暇寧逸臣敢以願養之說懇叩於清燕之侍則王曰予習性然也不可變矣王寢疾十有餘年以庚子六月初八日癸卯大棄羣臣于慶德宮之隆福殿在位四十有六年壽六十嗚呼痛哉是日傾都奔走闕下雖僮隸下賤哀哭如父母莫不曰我聖主爲生民損遐筭也惠順王妃殿下教于大臣曰聖上

平日盛德朝紳非不知也猶或有不能悉者酬應浩多晝夜不休寢膳或廢敬事上天遇災恐懼或雨雪愆期風日不和有害於農則慮不小弛陰晴之候風起何方或難自察則必問侍者國事民憂念念不忘常若不及勤勞爲崇致損聖壽至於喪葬諸具軫念經費曾有措置祭器所造之銀當下尚方又備前頭賑民別置銀子三千七百餘兩令補國葬之費可減民弊內藏衣櫥似無不足該曹只待書示者備納務遵平日省約之意又教曰聖上勤勞國事之外甚嗜書史製述甚多可示朝廷者曾已識藏乃

命 東宮出示嗚呼我 聖妃觀感 聖德奉承遺  
意者可以宣揚至仁永固邦本而况臣伏讀內下  
御製多是敬天勤民之作凡我含生之屬將何以追  
報 先王也昔周公頌文王之德曰日中是不遑暇  
食用咸和萬民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我先  
王冲年嗣位反不及於文王之享國此何理也然無  
逸之德在 王尚其細者耳 王自在視膳之日承  
事 兩殿怡愉敬順及宅恤哀憾踰節拜辭 靈輦  
歸路猶號擗 明聖王后多病 王常凜凜焦憂竭  
誠調護事 莊烈大妃亦無少間所 御萬壽殿相

去稍遠 王嘗聞 大妃有急疾不遑納履疾步往  
候嘗欲爲 兩殿進宴遇災而止丙寅始進豐呈祭  
友 明聖上賓戊辰 莊烈又上賓 王哀毀踰禮  
一如甲寅每歲 親享 太廟或無時展謁春秋必  
拜 陵遍盡 諸陵則必再三至焉以威化回軍之  
義加上 太祖謚號以字數減於 諸廟加上 太  
宗謚號 仁祖成中興之大業 孝宗明春秋之大  
義定爲世室 恭靖舊無廟號追上爲定宗摹寫慶  
基殿 太祖御容奉安于永禧殿戊寅追復 端宗  
大位盖丁丑禪代之後人情寃鬱數百年未敢言者

列聖之所未遑 王斷自淵衷亟舉縉儀 宗廟之禮有秩神人胥悅並及其六臣而俎豆之以礪臣節 中廟愼妃禮有難處則立廟祭之 王待宗親甚有恩姊妹公主有疾有喪必皆 親臨昭顯世子嬪姜氏嘗以罪廢 王察其寃追復其位其孫焜焜被凶人誣保全而寵遇如前逆宗楨榘與其黨謀不軌杭圖害 國母並磬于甸而 命殮葬法行而恩不廢也 王久無嗣戊辰後宮張氏始誕生我 嗣王殿下亟 命定元子之號己巳 仁顯王后退處私第命陞張氏爲妃甲戌 下教曰追惟己巳之事不覺

忸怩于中也莫察悃悞誤疑良佐予嘗平心徐究恍然覺悟大加悔恨寤寐輾轉積有年矣今茲渙發綸音重正壺位寔出於天理之公而賴 宗社之默佑也又 教曰邦運回泰中壺復位則良無二主古今通義其收張氏王后印綬又 命己巳死諫者吳斗寅朴泰輔等贈官旌閭誅竄其時樂禍而干名義者其後又 下教曰自今著爲邦家制勿以嬪御登后妃嗚呼以千乘之尊而躬曾閔之行奉先而思孝敦宗而厚風增光前烈叙正彝倫卽前世明君之所罕聞此皆 王正心修身成教於家邦者真可以俟百



世而不惑然蓋天下有大義亘萬古而不可無者時  
往事邁若將晦蝕 王獨以一身擔荷乃於甲申春  
設壇于禁苑中遙祭 毅宗皇帝以 崇禎運訖之  
日重回也將祭之日 王感傷惻怛真若眼看天地  
之崩裂又 命設壇於宮城北淨處名以大報歲祀  
神宗皇帝以壬辰再造之恩不可忘也 王嘗命刊  
行 大明集禮 親製序文漢人之流寓者廩其身  
而收用其子孫臣曾於槐院故紙中得 皇朝成化  
年所賜印跡投進卽 命摹刻作寶 遺命此後嗣  
位勿用清國寶而傳此寶蓋將欲使萬世子孫不忘

皇朝之恩也嗚呼春秋大一統之義獨我東世守百  
年異日中國澄清永有辭於天下後世者不其在是  
歟此尤 王之超百王並三古而其義可以建天地  
而不悖者也 王好學尚文崇儒重道居常手不釋  
卷暮年猶開講筵經傳史書無所不講自諸子百家  
以及東方文集無不涉獵凡一經覽平生不忘臨文  
析理明而見解透講心經論心動靜日出沒無常易  
發難制者莫如心故有動中有靜靜中有動之說論  
易納約之說曰此則大臣當艱險之時不得已而可  
用此道若治平之世由間道結於君則不可論秦扶

蘇事曰君臣父子皆有可諫之道扶蘇見焚坑而何可不諫幸而用其言無此禍矣豈扶蘇之過也或以爲過者非矣又論唐時事曰蓋蘇文雖惡太宗命將伐之猶可也若不親征則雖無功亦未爲大失也玄宗殺三子納子婦此由於太宗之閨門不正也王臨筵不欲資口耳必欲服行經訓嘗講禮 下教曰曾子問一篇自君薨以下言吉事者鮮矣予因此有欲下詢亦如之何之意也五禮儀凶禮中烏帽黑帶之制因閔純之議旣已釐正而團領衣布裏帽未有變改復古制可乎大臣儒臣請依朱子君臣服議

答曰茲事自有朱子定論本無可疑斷然行之及至大喪百官承 遺命乃受衰如古禮視事用布帽衣嗚呼漢文短喪以來臣服君之禮久廢我朝以布帽袍成服猶非古禮苟非 聖學之高明何能盡革歷代因循之弊以復三代之古也今日縱不能行之於天下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矣 王又考 皇朝典禮定行王妃世子嬪廟見之禮 王於初元作水舟圖說出示大臣曰君猶舟也臣猶水也水靜然後舟安臣賢然後君安卿等宜體此圖之意以盡輔弼之道取比精切辭理暢達絲綸每出昭若雲漢詞臣不

敢代草大內亭閣遍題銘記無非箴儆寓戒之言  
王於講筵諱程朱之名文廟陞宋周張二程邵朱六  
賢於正殿黜兩廡漢荀况以下十人 命以宋楊時  
羅從彥李侗黃榦及我 朝李珣成渾金長生配享  
御筆親題宋時烈華陽宋浚吉與巖書院扁額尊尚  
賢德以一士趨也嘗 幸太學會諸生勉諭學業從  
皇朝之制別立啓聖廟又 命立何蕃陳東歐陽澈  
之祠以激士氣 王於 先朝賓師老臣致敬盡禮  
禮羅賢士由山林拜相者亦數人又三選文士賜暇  
湖堂以勸文風 王亦以武略之不競爲憂每有郊

外 行幸路中操鍊時於江上閱武後苑試才大行  
褒賞厚待將臣優恤士卒嘗 臨幸關壽亭廟 命  
並享岳武穆於永柔武侯祠以興起將士之心戊戌  
寢疾時召見宿衛將士面諭病未試閱之意又賜酒  
肉武士皆感泣欲死 王以戚繼光陣法便於禦倭  
不利於防胡 命諸將確議變通又以陰雨不備不  
可應卒 命增築江都南漢城砦講定與都民入保  
之計又築北漢百濟古城先是 孝顯兩朝行兩湖  
大同之法 王命繼行於嶺南將欲大變賦民之制  
以紓良役之偏苦改量八路之田以正經界末年

命先量三南田使臣尚有未復 命者良役之議不及稟裁遂成千古之遺恨臣民之至痛尤在於此也王英明出天氣貌清肅見義則乾斷赫然遷善而奮若風雷既早登天位銳意圖治而邦禮初定羣壬戕賢賊臣謀亂國命綴旒 王乃沉幾默運掃除凶逆宗社再安世道清明 坤儀一傾奸兇得意流言罔極事有難言 王乃翻然悔悟日月更新長秋復正肅清宮闈此皆 王明睿所照不遠而復者也而常存欽哉之仁大獄鮮有枉罹者 王常自戒以氣質之躁暴或出絲綸或示言志恒加省察之功疾病之

際心氣最難攝而十餘年間未嘗有辭氣之大過者晚年操存之益尤可以養壽命矣己亥以 太祖故事題名耆社錫宴老臣方域之內正獻北斗南山之祝昊天不吊終靳必得之壽嗚呼痛哉安得不怨于天也 王嘗著儆戒十箴勸學文等篇賜 東宮下酉有代理之 命 東宮連章固辭 王答曰眼患又劇酬應甚難命爾代理茲乃 國朝故事汝何讓焉付托至重爾責至大夙夜寅畏無敢或怠念終始典于學又 答曰昨日訓戒之言爾其式克欽承近日事處分正而是非明可以不惑於百世事關斯文

顧不重歟故特言之予意汝遵莫之或撓蓋宋時烈尹拯師生事爲一世爭端而王始定是非故有是教嗚呼道心相傳卽王家法十箴之戒已本乎精一之旨而典學之勉斯文之托丁寧反覆貽燕之謨其亦至矣王崇儉節約從諫如流衮衣之外不服錦段寢殿席弊不改幃帳皆用青布朝夕膳羞不過數噐近臣以不貴遠物爲言卽命焚銀鼠皮又有諫大內牽入橐駝者夜開宮門而出送諫臣以禁苑營小閣臨大路爲不可命卽日毀之王冲謙之德又出天性未嘗以聖智自廣癸巳羣臣歸美聖

德請上尊號以顯義光倫睿聖英烈王嚴辭固拒久而勉從中心不樂焉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王之盛德弘規巍乎煥乎嘉言美政史不勝書三代以後無可比擬豈所謂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歟於戲偉哉領議政臣昌集右議政臣健命等議上尊謚曰章文憲武敬明元孝廟號曰肅宗殿曰孝寧以是年十月二十一日甲寅葬于明陵甲坐庚向之原始仁顯王后之葬也王命虛右之制倣長陵曲墻築不偏丁字閣亦當中預憂再勞民也王元妃仁敬王后金氏領敦寧府事保社功臣光城府院君萬

基之女庚申薨 繼妃仁顯王后閔氏領敦寧府事  
驪陽府院君維重之女辛巳薨 惠順王妃殿下金  
氏領敦寧府事慶恩府院君柱臣之女淑嬪崔氏生  
延初君 祺嬪朴氏生延齡君明已亥早卒 嗣王  
殿下 前妃端懿王后沈氏 贈領議政青恩府院  
君浩之女 中宮殿下魚氏領敦寧府事咸原府院  
君有龜之女 延初娶郡守徐宗悌女延齡娶修撰  
金東弼女我 殿下以臣經幄舊臣近來久侍醫藥  
遂以 幽宮之誌 命臣臣固辭不敢當終不獲  
命顧臣文詞見識固不足以形摸天日而 臨御既

久可紀者多謹書其功德之大者亦不敢華而不實  
永負 天地之大恩云

墓誌

外王母貞敬夫人李氏墓誌

嗚呼我外王母貞敬夫人全州李氏以壽終而舅氏  
兄弟俱已先物我先妣悲夫人德美之莫述懼無以  
垂範後昆乃手錄平日言行以遺諸侄仍命願命纂  
次文字外氏諸兄弟亦強之願命自以素固陋言出  
卑幼又難傳信承命周章久未敢成今者獲戾于神  
奄及大故竊恐因循退托永負遺意肆敢据先妣所

錄及諸兄弟族黨之言謹叙幽堂之誌創鉅荒迷不能文之以辭匪惟僭猥之是懼或者疑我以親戚之私歟禮云婦人之行不出於梱且近世彤管之記久廢中壘之傳不作然則閨門之德非其子孫之所睹記者孰憑而傳之况我先妣溫恭淑哲其得之於孺染觀感而記之者其實錄也願命與諸兄弟皆逮事王母者省事以來且數十年其豈無私識於其心者而今敢爲一辭之溢以犯誣先之罪也謹按外氏家乘夫人系出 璿源我 太宗大王第一子讓寧大君諱禔有吳太伯仲雍之節云傳四世有諱璘 贈

判書有諱元友官至縣監 贈贊成是爲夫人高曾祖諱轂官至郡守考諱光後官縣監妣安山金氏副護軍諱就鏡之女夫人十七歸于我外王父府尹黃公王父諱一皓字翼就號芝所以宗周之義被害于清虜實 崇禎辛巳也 仁廟哀其寃而莫之救則命廩公大夫人及夫人終身夫人已封貞夫人其後朝廷追念其義 褒贈府尹公正卿又以長男玠錄保社從勲加 贈貳相夫人亦從封貞敬夫人夫人育三男三女男長玠晚闡文科官至承旨先夫人二年而卒次玠弱冠天次璉以學行薦授齋郎銜恤不

仕三十而夭一世悲之後 贈持平女長即我先妣  
適我先考大司憲李公諱敏迪次適叅判李選次適  
清城府院君金錫胄玠初娶郡守吳達天女生一男  
一女男夏英令女郡守趙龜祥再娶尹某女三娶 缺  
金聲發女生一女朴泰達娶姜某女無子以璉之  
子夏民爲後璉初娶郡守金天錫女再娶郡守宋熙  
業女生三男一女男夏臣夏民夏弼進士女主簿洪  
致祥我先考生四男三女師命及第孚命願命判書  
益命女長金萬堅次未行而夭次叅奉金道濟李選  
生三男一女男聖輝昌輝長輝皆進士女副率洪禹

寧金錫胄生一男道淵佐郎己巳之禍李師命金道  
淵俱不得其終夫人生於萬曆乙巳八月二十三日  
卒於今 上庚午十二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六辛  
未二月孫夏英等遷王父墓合葬于扶餘蒙道村後  
以宅兆不利某年又移窆于某地某向之原夫人幼  
有至性母夫人金氏嘗久疾沈綿夫人日夜侍疾三  
年不解衣縣監公亟稱之曰雖古之以孝聞者何以  
加吾女爲之涕下嘗自製一衣有妹色欲之夫人卽  
解而衣之無難色父母試問之曰汝無資可辦他衣  
奈何與之對曰兄弟之身一體也弟着何異自着金



夫人有闡範教諸女以順正及夫人歸黃氏書贈訓辭以寓衿幌之戒夫人服膺茲教夙夜徹戒無怠以幼事親者移事尊姑尊姑姜夫人早寡多病夫人自三日之內竭誠保護凡衣被飲食之屬必先意預具有命卽進若相戒約姜夫人每歎曰賢婦以此至行傳于後嗣黃氏其昌大矣黃氏固大家上奉兩家祀王父已仕于朝賓客常滿座又敦親好義輕財喜施與宗族之來依者衆待而舉火者亦數家夫人以弱齡當家能治內事馭家衆竭力承奉未嘗以窘乏爲辭辛巳姜夫人尚在堂夫人猶含痛忍哀持形立氣

左右致養不異平日及其喪也絞紵棺槨躬自撿飭送終之禮無不自盡者尤篤於奉先之禮每於享祀之日親滌器具饌達朝不寐臨祭素食老而猶不廢常戒子孫曰祭之夜放意睡臥若失時之早晚如不祭又曰吾觀人家分田產於子孫使各房分次祭先甚非禮意又疎遠則祭不如禮者多矣吾家奉祀田民吾不敢擅動子孫知此意凡祭宗子主之母令他子孫分行姜夫人父母無嗣庶孫貧窶無依祭不以時墓無碑表夫人爲之收拾田業擇配以娶之歲給祭需又營治墓石鐫刻俾樹之自稱未亡以後終喪

餒粥六十以前未嘗具盤進食被服淡素不與人宴  
婚子孫有科慶亦不許設聞喜宴長男爲養屢奉檄  
不敢以獻壽爲請辛亥在洪川鄰邑倅有欲設酌而  
壽之者夫人使人謝之曰禍釁餘生本不喜紛華事  
貽弊隣州尤豈敢安况歲儉而君撤縣亦豈設私宴  
之時乎其人愧服其以禮自守也如此前夫人李氏  
有一女爲進士申昞之妻夫人憐其無母加意顧恤  
不間所生申公喪室猶感恩誠禮不衰甥侄沈僉樞  
棖兄弟族侄鄭休亦慕夫人之義愛戴如其母王父  
庶妹二人未歸夫人撫養甚至見之者皆曰此兒當

損其福及其嫁資送頗厚庶族婦人之幼而無依者  
收養而嫁之窮老而無歸者迎致於家死則葬而祭  
之鰲山君夫人卽姜夫人之妹也耄期無子夫人日  
問起居分甘折小奉養如事親大禍之後寄寓窮鄉  
家業益旁落夫人手執麻象身服勤勞課僮僕治田  
農以其蘋藻甘旨之餘猶軫恤諸族恩義有加諸族  
之來歸者視若王父在時其教子孫諄諄勉之以禮  
義未嘗昵愛而掩過有過則至誠開導改而後已故  
雖無訶責子孫敬畏如嚴父季子叅奉公幼而孤夫  
人悲其失學使之從師遠游成就其志業子孫有早

顯者必憂形於色深戒滿盈之懼外孫李師命以勳  
名一歲中暴貴夫人貽書於元勳清城公勉以君子  
愛人之德蓋其意欲其如韓魏公之於蘇文忠也清  
城以書示客曰婦人豈有如此見識也其任使婢僕  
莊以莅之恩以懷之使優劣得所災皆不問飢寒必  
察故雖屢經險艱絕無怨叛之心多得其忠力喪後  
至有哀慕成疾而死者又有容人之量人或忘我  
恩而反覆者亦不深怨急人之困若恫在己見人之  
飢窮疾病者無妄罹災者必極力救濟雖夕炊將闕  
裘葛不具亦不之顧也夫人神精內朗見識高明藻

鑑又絕人臨事分別是非自合於義理人或問之以  
古今治亂得失則聞其始而揣其終辨邪正判義利  
了然如目前事言子孫之壽夭窮達後多驗常曰孩  
提之兒已可識其爲人嘗聞一婦人失其珠貝搜得  
於其嫂衣夫人疑之且曰盜之固非矣揚其聲者又  
甚於盜矣蓋其婦欲傷其嫂暗置珠貝於嫂衣中往  
索而揚其盜後果犯悖亂之罪云其料事揣情多此  
類故兄弟子孫之當官者必稟決疑事平生不喜巫  
覘見人篤信則必教之曰遊魂冤鬼之鬱結不散而  
降於巫者能啼嘯作人言說人禍福不疑此只能知

已過事不能知未來事吾嘗驗之手掬沙豆之屬以問之我知其數則彼能言我不知則彼亦不中蓋事之已有跡者人之存于中者厯能知之其他未可信也其精識不惑又如此夫人者耄之後每日猶早起梳洗非疾病未嘗歇臥居處蕭然飲啗淡泊書疏必親應接不倦眼彩清瑩不昏言語的確簡切每祝黃髮鯢齒且無疆矣自喪長男神氣日衰未久而終嗚呼天既賦夫人以明德錫夫人以大年而獨使其身生逢百罹崩城之哭冤絕千古二胤之賢且孝而不克終養兩孫之禍又僭於生前何賦之豐也而何命

之窮也豈氣數之變適與之推斂而報施之常天猶不忘歟蓋嘗觀天人之際其所謂報施之理者厯若存而若亡而說者曰天道福善而禍淫又曰天之所助者順信斯言也若夫人之孝順慈明宜並受百祿克昌厥後而顧乃五十年間極生民之荼毒痛冤憂戚以終其身善順之報果何如也雖然箕疇叙福以壽爲先而所重者攸好德噫夫人之年不可謂不壽矣夫人之行亦罔非惟德是好則夫人之於五福亦可謂得其先且重者矣今天之嚮用於夫人者縱未全施以五福抑又聞之夫有德而不食於其身者天

必報之於其後定勝之理終可有待乎嗚呼痛矣

戶曹正郎金君墓誌銘

揚州金村清風金氏世葬之地其村北負子之墓是  
吾姨弟進卿之藏也進卿生于富貴死于患難抱恨  
泉下二十有餘年而幽堂尚無誌孰知其死之甚悲  
也墓之右有文貞忠肅二公墓於進卿爲曾祖若祖  
隧有顯刻譜系詳矣考文忠公諱錫胄以文武大才  
爲將相定庚申逆亂策保社元功妣昌原黃氏忠烈  
公諱一皓之女黃夫人生子多不育進卿生而寄養  
於他人學語而歸俊偉不羣已有識慮及稍長家聲

益煇赫而進卿絕無綺紈習好讀書勅躬見者期以  
遠大皆稱必世其家十八選上庠尋補寢郎不仕甲  
子丁文忠公憂居喪養親克盡其誠追先志治後事  
少無遺憾服闋以先蔭超拜宗簿主簿及入謝上  
賜對便殿天語諄諄又移忠勲都事戶曹正郎洗手  
奉公吏事亦辦已巳時事大變凶黨反庚申逆案追  
奪文忠官欲罷保社勲勢將無所不有進卿乃告訣  
于黃夫人曰今者大禍將作兒亦不可保矣與其不  
得全膚體而歿不若吾自早決區處家事神氣不亂  
飲毒酒而盡閏三月十日也藁葬于其先隴之側未

幾 坤殿遜于外第士大夫多死於桁楊至是則先死者爲安矣嗚呼死生亦大矣其審幾果決也如此夫豈自經於溝瀆者比哉其後黃夫人又竄于絕海世禍之烈古未有也甲戌 聖上大覺悟誅兇雪誣命復文忠及進卿官黃夫人歸自海上改藁葬取再從孫聖履繼其後於是文貞之祀不絕如縷進卿名道淵娶東平尉鄭載崙之女死時年二十六今聖履以鄭淑人命請誌于余余誠有不忍記其事者又何忍辭乃揮涕而書之銘曰

文忠之門世有棨戟天道忌歟禍胡斯酷盛衰之變適與時會嗟乎進卿命其可奈

昌陵叅奉黃公墓誌銘

孟子曰仁之於父子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蓋欲盡其性而不付之命焉然其得不得命也若我季舅黃公穆年痛父匪命已知不共一天之義力不能伸大義於天下則常以生無以盡子之職爲深恥沒身窮毒不以人理自居舍痛茹恨天闕百年嗟乎豈非命也庶可謂盡其性矣君子以爲王偉元後一人而已又能力學明理深知性命之本故學者尤稱道之公生八歲先忠烈公受邊任於丙丁之後篤守尊

周之義遇害於清虜公寃號隕絕哀動傍人收閱遺墨淚血漬紙及讀書史見人復讐事輒扼腕悲哭十歲往依我祖考文貞公於白馬江上受業甚勤而哀戚不衰文貞公亟稱其性行未幾虜又以文貞公意在南朝拘入潘中公益無所歸聞兩宋先生方講明春秋之義欲往從之乃告大夫人曰兒既無意於世願求賢師得聞性命之理無負劬勞之恩大夫人悲且喜而許之是時公年甫成童先以弟子禮請學於同春受小學家禮論語孟子同春每歎其見解精深曰宿儒不如也且謂公曰吾多病誨人不及尤菴

可就學焉公乃以同春命往拜尤菴尤菴樂得而傷其志公亦誠心服事其遊如父子然公既聞大義嘗泣血言于尤菴曰小子至痛莫洩枕戈徒鉞願先生教之因而失聲若無傍人人亦爲之掩涕是時孝宗大王將大有爲禮致賢士論天下大事尤菴最受付托託謨密勿世無知者獨公微聞其旨常有執爰前驅之願嘗過縣邑見戎器堆積無用乃戴兜撫劍雪涕顧眄曰嗟夫使我得編行伍以躍以擊雖膏野草復何恨也及孝廟賓天公手書小記曰嗚呼孝宗大王以聖神雄武之資志雪丙丁之深恥禮羅

遺逸將欲有爲於天下余亦戴頭而忍生矣皇天不  
吊中道崩殂此豈但東國之不幸而已誠天下萬世  
之不幸也公力不可自減讐虜則以尊攘大業甚有  
望於 聖君賢師事又無可待者益痛傷哀惋忽忽  
無生人之心又嘗手抄武侯二表及澹菴封事朱子  
垂拱殿劄等文字數十篇每和淚悲吟聲氣激烈有  
時竟夜不寐起而彷徨獨語咄嗟或終日不食默然  
危坐若無視聽雖有室有子無廢人倫而平居薄衣  
疎食如在苫塊常居扶餘田舍丙午來省大夫人于  
京留一年冬感寒數日而卒十二月十三日也享年

厘三十三嗚呼痛矣蓋公孝根於天識原於學不以  
有生之樂易其雪深愆明大義之志以爲人之當盡  
其性者理也不得其願者命也寃痛哀號三十年如  
一日刺心切骨積損神氣以短其生此卽公至性之  
卓然而不可滅者若其他羣行之焯焯者雖不盡記  
可也然公事偏慈有嬰兒慕有疾則嘗糞禱天事兄  
如嚴父以及丘嫂伯姊違厲躬自救藥其事師有疑  
必規犯而無隱築室門下非省親不離其爲學不知  
不措有聞輒行自就傳至于屬纊前夜無一日不讀  
書經傳性理諸書莫不淹貫而尤用力於朱子之書



旁通曆象筭數爲文辭達理順時與人往復論辨多有感發人意者此皆公不勉而能何足以盡公之美也使公不生於憂患而假之以年以其精明超邁之姿大肆力於學問思辨之功或出而擔荷君民之責或處而周旋師友之間世道之交喪必不至如今日矣抑公之所以齎恨而歿者有可以扶世教樹良彝於百世又豈但一時君民師友之裨而已哉公諱璫字君美昌原人始祖高麗平章事石奇祖文敏公諱慎以文學節義爲 宣廟名臣官判書號秋浦考忠烈公諱一皓號芝所官府尹 贈贊成妣完山李氏

縣監光後之女公初娶郡守金天錫之女不育再娶礪山宋氏僉正熙業之女生三男一女男夏臣直長夏民叅奉夏弼郡守女主簿洪致祥直長三男尚老進士尚耆尚耆三女生員柳泓宋禹錫俞彥宗妻叅奉四男尚中尚敬尚厚尚質一女宋必徵妻郡守二男尚元進士尚貞一女尹東采妻主簿無子有二女始 顯廟乙巳以學行薦授公 昌陵叅奉不就今上戊辰公之門人宋聖濟等上疏請褒公節行 朝廷贈公司憲府持平公始葬于楊州洪福山先塋之側金淑人祔焉丁卯八月並遷于同州牛耳山向甲

之原追祔宋淑人公之內午入京也主于我先君公  
素敬服我先君甚相得也先君使諸子受業於公小  
子與直長同學童騃無所識尚記公盡日端坐讀書  
聲若出金石夜分而不輟小子時覺而聽之其聲轉  
益哀怨掩抑雖不知爲何故而自不覺其感而生悲  
也今直長謂某嘗受公憐使之銘銘曰

牛山東麓馬鬣三尺是維孝子之葬永無毀傷

貞夫人金氏墓誌銘

己亥重陽延安李同甫爲文哭其內仍以示余曰覽  
此可悉我夫婦之平生將以十月初一日葬于龍仁

慕賢里先隴傍負辰之原子其爲我銘之以慰其魂  
其文曰君初入吾門挽鹿車共歸鄉里君生長綺紈  
分甘淡泊雖流離嶺海之遠亦無難焉中年余爲親  
養從吏役親歿而更不出脚則窮窶久愈甚而君亦  
樂而忘憂蓋其性質醇正識慮通明實非世俗婦人  
之所可及也君晚生一男抱三孫而一殤三女歸而  
或孀或夭逆理之慘漸憊成疾遂至於此臨命言語  
如平日無一毫怛化之意精神與定力亦丈夫之所  
難能也噫夫人以荆釵布裙事同甫四十八年未嘗  
以艱苦之色累同甫之心同甫固窮力學獨守東崗

之陂樂其齊眉之敬今焉白首而失之終天告訣之辭固宜闡揚其潛光况夫人宜人宜家百祿是宜而子姓多貽其戚以傷其生此尤同甫之所深悲也同甫與夫人俱是名家子月沙李文忠公文章動海內清陰金文正公節義擎宇宙靜觀齋先生諱端相以文忠之孫從事洛閩之學同甫克承其家退憂堂相國諱壽興以文正之孫世襲韋平之拜夫人即其仲女二家早約潘楊之好禮未成而同甫丁外艱故夫年十七始歸于同甫夫人之母尹氏牧使衡覺之女夫人以夫貴封貞夫人男亮臣進士女長適金鎮

岳早孀次適黃慶河金東鉉俱早夭夫人以今歲八月八日卒享年六十四嗚呼閨門之行外人之所難知也而不佞與二家俱有四世之好卅角與同甫遊同甫之長女又是吾甥婦是以深知同甫之哭其內無溢辭也亦嘗聞夫人從父兄農巖金仲和之言每稱吾妹無讓同甫之賢同甫名喜朝 朝廷待以賢士之禮累遷官方帶大司憲之銜云銘曰

婦人苦樂由他人兮夫孰居室不患貧兮嗟惟夫人異恒情兮安分無憂保幽貞兮我謂同甫莫傷戚兮謙盈之理好反覆兮雖有一子後必熾兮願執左契

慰生死兮

恭人綾城具氏墓誌銘

羅仲輔內其子  
茂誌而請銘

奕世之鐘鼎兮綺紈之非不足兮夫子之喜之兮荆  
布以服之兮樂子之尚吾志兮雖貧賤亦何傷兮殫  
一心事兩姑兮天錫胤奉烝嘗兮孝子誌其藏兮舊  
客銘其後兮閨門之行未易詳兮云余昔聞乎丘嫂  
兮

恭人青松沈氏墓誌銘

余內弟昌原黃夏民委禽于青松沈氏尤齋宋文正  
公以書賀其伯父曰曾見沈家兄弟儘佳士新婦必

相類又是洪忠正外生宜歸于貴家蓋宋文正嘗與  
沈氏之祖考相國諱之源共贊大義於 寧陵時洪  
忠正諱翼漢痛斥崔鳴吉和虜夏民祖考忠烈公諱  
一皓資送崔孝一歸正俱被禍於清虜考持平公諱  
璉以讐虜一天自廢於世師事文正講明復讐之義  
不幸短命文正悲之視其孤如諸孫故喜兩家忠義  
之後相與結親也沈氏內外世德既如此生稟美質  
端粹慈惠幼而父母稱其孝歸而夫黨嘉其行余外  
王母李夫人鑑識明而少許可每日此婦女士也夏  
民過房為叔父諱瑒之子所後母姜夫人早寡多病

沈氏服勤如事其母余嘗與數年隔墻而居多見其至誠沈氏父府使諱益善嘗遊宦遠方沈氏思戀成疾居母憂又毀甚沈綿十年竟以辛未九月不起得年厯三十四其年十二月葬于利川元積山負壬之原其後夏民官縣監從爲恭人有二男尚中娶趙始采女生三男二女男長箕祚餘幼尚敬進士初娶尹翼瑞女生一男再娶李喜燁女生一女青松之沈傳自高麗衛尉丞洪孚歷四世入本朝有青城伯德符又六世有左叅贊光彥奕世公孤又三世府使宗忱監役官僕爲恭人高曾黃氏言系具載其先墓誌

碣故獨詳于沈云銘曰

詩美碩人序及媿私豈若系出忠節名垂華陽之喜善推世類豈若親懿躬覲行誼芳年可惜令名其長我銘幽石永闡潛光

刑曹叅判石灘李公墓誌銘

盖 皇明萬曆年中天降喪亂於我 國壬辰島夷匪茹 大駕西狩時惟石灘李公以微官家食倡率鄉兵征勦有功丁巳光海幽閉 母后彝倫數絕亦惟公以蔭調散官抗言投荒以一人辦得忠義二大事至今公議皆謂公篤學之力也公諱慎儀字景則

全義人高麗太師棹之後漢城尹龜始入 本朝高祖諱宏植求禮縣監 贈吏曹判書曾祖諱益禧繕工監副正 贈兵曹叅判祖諱侃不仕考諱元孫刑曹叅議 贈吏曹叅判妣李氏 恭靖大王玄孫公生于 嘉靖辛亥四歲而孤十歲又丁內艱居喪無異成人事伯兄如事父撫諸弟盡誠幼而夙成端重不好戲嬉及成童好經學通大義十六當 明廟喪歎曰吾早孤不得自盡於親喪天地間一罪人君親一體今於方喪可盡其戚持身如親喪時師事閔杏村純受業服勤餘二十年讀書課程甚嚴四子六經

洛閩諸書無不貫習最用力於學庸其持已常以居處恭執事敬爲本嚴肅靜專動罔違禮一生受用正在於此杏村常稱以德器朋友或勸應舉輒感然曰早失怙恃科宦何榮 宣廟時以六行選士謂公篤志力行卓然有守初除禮賓叅奉不就再除齋郎杏村曰世祿之臣不可不一謝 君恩公遂黽勉膺命陞 宗廟奉事旋以事罷歸壬辰公以鄉兵三百人討賊 行朝擢授司饗直長倡義使金千鎰稟聞其誠節又擢授中部主簿歷工刑二曹佐郎時稷山有潢池變 上命擇送縣監銓部以公應 命公

未至而事已定矣 朝廷追論討倭功仍其宰邑而累陞軍資僉正及正以其有聲績也逆賊李夢鶴稱兵陷州郡列邑奔潰兵使倉卒未及徵兵單騎到溫陽公與天安守領八千兵馳赴軍聲始振兵使上聞特加二資丁酉倭陷南原天將解摠兵生軍敗移駐於稷與賊交鋒縣境空虛公獨與一官奴接待事無闕遺監司前後褒 聞摠兵前言其盡誠故特加二資秩滿加留一年己亥解歸纔五六日大臣責銓曹之不卽叙用乃除古阜郡守平市令病不就又除槐山未久病歸邑中髦老涕泣請留公爲文諭之御

史褒啓於歸後 命賜表裏籌司薦授廣州以病力辭甲辰除林川監司御史又褒啓乙亥移授南原臺官以數遷啓仍之籌司薦公才行兼備移洪州丁未又移海州 賜品服庚戌將棄歸吏民守門號泣者日以千數秩滿又仍公居州郡二十年治績茂著前後使者爭先褒 聞或云慈祥清慎吏畏民懷或云清慎自持秋毫不犯或云持身廉謹使民便易天將亦爲之稱歎於 上前所至學校興而倉廩實民皆仰若父母惻惻之治雖古循吏何以加焉甲寅拜僉知中樞府事公稱病久不就及光海用奸臣計將起

金墉之禍廢百司獻議少違者有奇禍摺紳士民及胥徒畏懼多逢其惡公乃奮然抗論以爲如此則天理滅矣人理喪矣遂獻議四百餘言其略曰人之心卽天之心也人心順則天理亦順伏願熟察天理人心之當然體大舜之心行大舜之道則神人喜抃而國家臣民之福也公之子弟親戚涕泣交諫願爲百口計公怫然曰吾豈可負所學而爲不忠也於是羣兇駭憤交章請置重辟人皆喪魄而公則坦然但以先墓未樹碣懇托於家人至明年戊午合司請遠竄光海反以遠竄爲輕曰李愐福以大臣只陳所懷嘗

請安置今日三司何其餒也遂梃棘于會寧公以匹馬與一子登道小室號哭拜訣路人爲之流涕公上馬恬然時李文忠以下數三名公抗義扶倫此皆有名位結恩義者而獨公以疎逖冗散不畏淫虐之威故光海之怒最甚世之尚論者亦以公爲尤難公就謫北邊有虜警同謫諸公問處變之宜公答曰萬一賊迫城下不可坐棘中浪死當身隸行伍背城一戰賊退則還入棘中不幸見敗舍生取義可也而朝廷必有處分可俟而行之聞者激昂奸兇果疑罪人並移于南公移配于興陽去窮髮而入煙瘴益困之也



路過槐山郡人爭持牛酒迎勞曰舊日賢使君也公在棘中六年棘籬朽壞而謹守限域足不踰尺寸祭亥仁廟反正收召舊臣拜公刑曹叅議俄以立節昏朝特陞嘉善階拜判決事李文忠已以柩歸而公之不死於南北復見清時天也公以特進官入侍經席曰臣萬死餘生獲瞻天顏願獻一言更化之初所當先務者在於收用賢才悅服民心殿下亦以古昔聖王爲法期臻至治聞者以爲老成忠實之言公備嘗險艱年踰七十上章乞骸上不許公素負重望朝論冀其大用有一名官欲處以外職言于

銓長銓長曰人望所屬出入經幄不可出外銓長入相而其冬銓曹竟授光州甲子病遞乙丑復拜判決事丙寅刑曹叅判丁卯建虜入寇上幸江都公扈駕渡江疾革留仁川轉向水原馬井里病日益深憂國燭煎以七月十六日歿于旅舍其九月葬于高陽元堂里負乾之原貞夫人慶州李氏承訓郎應龍女溫雅閒靜宗黨稱其賢先公歿同塋異穴而葬訃聞上遣官致祭如禮顯廟時重臣請贈謚肅宗時始命先贈正卿而賜謚乃贈公吏曹判書太常議曰勤學好問曰文清白守節曰貞公爲人俊

偉光明篤實嚴正以反躬切己之學早服師訓平居  
溫然不露其聲色至於臨大義確乎有責育不可奪  
之節故以一身任綱常之重處事精明詳慎律已清  
嚴故居官民懷其惠常心遊物表仕宦非素志也而  
勉從師友之勸遭時板蕩流連於民社歸則家徒四  
壁卜築於高陽石灘蕭然欲終老焉沙溪金文元公  
每稱其師友淵源之正嘗寄書於南謫致意歎服云  
男貞吉宣務郎安吉監役女婿洪際朴昱皆無後側  
出男俊吉宣務子護韶誣女適水使趙猷監役一子  
二女皆死於丙子虜難護生雲樽韶生雲櫛雲梓誣

生雲栢雲植雲楹雲樞不佞生也後雖嘗聞公之義  
亦未詳焉嚮者雲梓以尤齋宋文正公所爲謚狀隧  
碑千里來示托以行狀其情甚勤故不敢辭矣其間  
十年在禁中嘗藥雲梓已奄忽矣今其子最全又  
以遺命泣請之顧何忍負九原也但宋文正爲謚狀  
甚詳狀不可疊乃就其文略加增刪以誌幽壙系之  
以銘銘曰

世號爲學競趣虛文公惟醇篤操確履敦是以文元  
尚公淵源單師撲賊一言扶倫歷數儒林能得幾人  
絃歌數州政教少伸啓沃微言志大君民飛龍利見

日昃其嗟道之不行謂天奈何斯文遺恨瘞此銘歌

童子金如玉墓誌銘

童子小字喜曾以丙子正月初四日生于其外祖錦山郡任所以癸巳八月初十日死于其祖父密陽府任所密陽公攜櫬而歸以其年九月初八日葬于燕歧釜洞金氏先山之側丑坐之原將窆其父鼎運泣謂余曰兒有孝友之性夙慧而多竒才生以病廢死非其鄉今雖返葬故山誠恐其旅魂猶飄散未復且恐後日耕犁或及不保其朽骨願得公一言識其竈心慰安其魂使後人見而憐之無毀夷也余乃和淚

濡毫記于片甕俾納于壙兒生而眉目秀朗吾兩家竒而愛之性又慈明豈弟自孩提無忤其父母之意甫學語能讀書善記七歲患疹疫熱痰流骨節曲偃發背又疇曠不能授書獨自貪看古書徃徃有不解其字音而默會其義者然時作五七言詩句語清竒可詠見其父作程式文效而述賦表亦多可觀其性與才之拔萃如此而竒疾夭闕如此又不見父母之面而死於大嶺千里之外可謂生民之至窮者今余無辭可寬汝父母之哀况可以慰汝之魂乎吁其悲矣雖然世之人皓首而死無一可記者多矣今汝之

沒親黨知舊莫不嗟惜不但余之深悲而記實也此  
可以少慰汝之魂而使後人憐之否汝父母冀汝疾  
之少損而冠之死時猶未冠余與汝祖父俱老矣悲  
汝者能復幾時而汝父母尚少壯矣戶庭筆札之間  
多汝之迹此情何終極也汝金出慶州新羅之後密  
陽公名昌錫汝父進士以都事公明錫之子爲後於  
密陽公汝高祖松崖公諱慶餘有清節盛名譜系詳  
載松崖墓版今不具錄且爲之辭曰  
余壹怪夫天之生人其清濁脩短之不齊者若在於  
有意無意之間秀而不實從古而然汝之不幸者天

也傷如之何

安東金氏墓誌銘

嗚呼此余外孫女安東金氏之藏也女以庚辰十月  
二十九日生於余家白馬江上丙申歸于完山李生  
經濟今年二月始產女病歿於三十日其生也短矣  
顧無事可紀然女寬和淑善胸中泊然無物累切而  
孝謹出天性長而沉靜無妄語女家在內浦余雖未  
見髫鬢之時數歲輒一見益知其純粹之資常恨其  
爲女子也時與之語能辨事理樂名教必問古人嘉  
言善行絕無俗婦芬華之意豁達有丈夫之度其祖

副率公在時對余輒媿媿說女事曰惜哉生爲男可  
以昌大私門亦豈不爲公之宅相乎且聞其父母之  
言女自稚少未嘗有忿厲之色尊章有言久愈服行  
一家諸父諸母十數人羣從兒少亦多其長者敬之  
年等則友之幼者愛之各盡其誠意嘗受養于其曾  
祖妣及哭其喪哀號過節自是喉爛膈常煩產後之  
疾實根於此云又曰稍長治酒醬佐家事已嫁工針  
線供衣服皆適其宜其事舅姑如事其父母故李氏  
家上下莫不稱賢及其歿李生之祖承旨公亦謂余  
曰此婦純行美質非今世人宜我衰門不能保也嗟

夫閨門之行若非其祖父母舅姑之言人孰聞之與  
其相對而說悲不如傳之於文字今以數行語哀其  
可惜不知後之人見而傷之否其父母倚此女若男  
子子一朝遽失之如不欲生余又欲少慰其猿腸揮  
涕而書之俾納其墓墓在廣州樂生驛北宮村百午  
之原卽李氏先山之傍葬以四月庚子女父曰副率  
時發祖諱盛益忠臣文忠公仙源相國諱尚容之五  
世孫李生父著遠祖箕翊 中廟王子德陽君諱岐  
之七世孫出後於父之再從兄著命銘曰  
賢而無命丈夫猶然况於婦人乎死而有後尚望報

施今於汝何俟乎

墓碣

林川郡守任公墓碣銘

我祖妣貞敬夫人任氏有弟曰林川郡守諱耄字希叔余兒時及見公事其大夫人大夫人年已期頤公怡愉娛戲若嬰兒生朝令節子孫宗族常滿堂必盡歡而罷余雖童騃每見公輒油然而生孝弟之心又聞我祖考文貞公嘗見公侍親疾盡誠亟稱其孝云公爲人仁厚和順一見者皆稱爲善人平居未嘗有疾言遽色教子弟以儉使童僕以恩兄弟之子無依者

多撫養而嫁娶之朋友有客死者竭力幹其喪當官恪勤清約不事名譽而所在有仁聲晚年解官歸定山美谷杖屨逍遙不以一事嬰心焉丙辰二月八日晨起盥櫛無疾而逝享年六十五其年四月辛酉葬于舍後大夫人塋南負壬之原淑人李氏祔焉公豐川人其先自中國來鼻祖澍高麗御史大夫入我朝有叅知門下府事球世仍大顯祖諱碩齡觀察使考諱景莘別坐妣全義李氏生員榮林之女公少而績學攻文庚寅始選司馬明年筮仕內則冰庫別檢掌苑別提訓局郎刑曹佐郎工曹佐郎正郎司饗宗

簿主簿 世子翊衛司翊贊外則禮山平康恩津臨  
陂林川歷職內外數十年平生不營產業身後家無  
餘貲公初娶平壤趙氏通德郎功之女有婦德早卒  
葬于廣州先塋生一女適縣監崔騫繼室卽李氏慶  
州人郡守大厦之女父母無子欲歸其祀于淑人固  
辭而爲之立後及歸公舅姑甚宜之內午卒于公恩  
津縣任所享年五十一生六男二女男震亨震成震  
行震明震英震昌女適進士尹翊商士人李善徽震  
雄震宗公側室男也孫男思哲思信女適安壽鼎李  
東植者震亨出也男思遠思運思進女適金漢章李

璿李廣道者震成出也震行以思運爲後震明以思  
進爲後男思敬女適朴弼基者震英出也男思一女  
適白時萬者震昌出也崔無後尹男愿慤慤李男正  
鎮女鄭錫徵余嘗恨公躬有厚德而不顯其世以是  
銘其碣銘曰

蓋聞有厚德而不食於其身者將施于其後公之子  
孫振振兮我姑銘公之石以竢其久

進士尹公墓碣銘

進士尹公諱翊商字翊之余之異姓從姑夫也公少  
與余諸兄遊余自童子時見公風儀俊朗每加敬焉

政齋集  
聞諸家庭嘗曰尹生佳士諸兄亦以爲翊之才思逸發必大鳴場屋及余稍長又見公所與交諸名士多稱公不可及余意公必早顯于世矣公發解多高選而輒屈於禮園三十二始中司馬人皆歎其數奇是時凶黨戕賢禍遍士林公與諸生上章訟寃及疏首竄謫公乃決意自廢更化之後猶不就公車其後余時見公英華凋落非復舊時未久病不起得年厯三十九矣余之從姑任夫人卽余祖妣之弟郡守諱堯之女甚有婦道舅姑宜之生後公二年先公十五年而卒夫人之弟震明休卿嘗曰尹兄有至行雅操世

無知者吾觀其平居必夙興端坐終日無惰容讀書深究其義與人交久而不狎未嘗乖氣加人忿爭失色其先公典邑制閩多在聲色風流之地兄持身若處子此皆制於外者也若其事親盡怡愉之誠友兄弟恩愛藹然於其所後李夫人生備甘旨之養病盡醫藥之道疾革嚙指血以進居喪三年不入中門衰麻不離於身菜果不近於口非喪事不與人言寒暑不爐扇朝夕饋奠祠堂享祀必誠必潔此則今世之所罕見也休卿信士也一生無妄言今按公諸子所爲家狀多相符而少溢辭此可以見公之爲人也公



資性端明溫和孝友之行及於朋友故沒世而人不能忘焉公爲詩出於天才十歲已有驚人語記性過人經眼必誦作字又雅正故所樂深在於此外物不衡於心公之長子愿嘗居公州庄舍余見其籬落之盛問其世業則曰先人所後家田僅素多先人平生不事產業而好施與宗族之不肖者或欲起爭端輒舉而與之故今減舊之半亦可以見公之清標也公將家子也苟業箕裘早年旄節豈足道哉今其一門皆以武顯獨能澡身力學爲士友所推許憤正人之受禍感同事之被罪則斷置一生枯槁而終世之規

進取喜反復者見公事真可媿死矣况同時抗疏諸人後多騫騰以公之才特清而復起誰之不如且聞公居家教子弟甚嚴開誠責過化而爲善雖使公不幸而無所成名若復壽考至今其刑家之風可範於世矣嗚呼豈不惜哉公遠祖高麗太師莘達籍坡平其後侍中敦鎮服叛民久居咸安子孫始分爲咸安之尹云公高祖順川郡守 贈吏曹判書諱世亨曾祖 贈戶曹判書諱顥祖義州府尹 贈左贊成諱進卿考知中樞府事諱天資妣草溪鄭氏 贈承旨文建之女公以 崇禎甲申十二月生知事公之再

從兄宣傳官諱柳無子取公爲後宣傳公之考 贈  
司僕正諱又進祖兵曹叅議諱顛卽 贈判書諱顯  
之弟也宣傳公之配曰全義李氏承旨省身之女公  
以壬戌五月葬于揚州花蝶洞巽向之原尹氏世葬  
之地先墓多碑碣公之先系不盡錄于此公凡三娶  
任夫人與公同祔繼室咸平李氏生員璧之女葬于  
公墓東三里卯洞酉坐之原繼室陽川許氏進士啓  
之女任夫人有三男愿懋懋懋以武科今爲兵曹叅  
判追 贈公司憲府大司憲三夫人俱 贈封貞夫  
人懋出繼於本生仲父公側出男忠女韓配熙妻愿

男台鼎象鼎來鼎夢鼎宅鼎女適李德一懋男禹鼎  
生員履鼎昌鼎進士女適申瞰懋男和鼎女進士李  
喜壽成道宗柳大根曾孫內外男女三十人台鼎男  
師淵最長餘并幼叅判謂余可以知公事托以墓道  
之文余不忍辭乃以平日所見聞叙公始卒且系以  
銘銘曰

歛而自廢命其可咎蘊而莫展施亦不厚蒼茫此理  
若無真宰屈伸有時猶可少待子爲虎臣孫聯上庠  
流慶方始曾玄滿堂未艾之祉孰識其因我銘貞石  
永眎後人

海州牧使洪公墓碣銘  
始澤堂李公以高文邃學樂育英才如東湖洪公獨許以可主文者也澤堂之季子畏齋相公承襲家學又與之深托契焉及東湖先卒畏齋將誌其墓文未完而亦卒是以有叙事而無論議未錄其子孫且無銘詩然而文辭爾雅情義感慨事甚核而提其要惇史也不可棄矣其文曰云云蓋畏齋之文止於此矣東湖之子鎮宗等言于畏齋之從子睡谷相公畬曰不可以是納諸幽公其續成畏齋公之遺志睡谷悲而許之其後鎮宗歿而睡谷繼逝文又未續矣鎮宗

之子遇箕乃謁余日畏睡二公今已矣世無知我先祖事者小子孤藐無可相托誠恐此事便已無以慰我先人九地之悲公可怒然乎余愴然曰使他人聞子言猶可傷情況余少嘗受知于東湖公晚讀公遺文十數篇實有平生之慕畏齋又吾先子之心交今余附驥尾而論述賢士大夫事與有榮焉遂取畏齋文序于右乃敢足之以銘變誌爲碣若其不朽之圖余何敢焉惟畏齋當之畏齋公名端夏銘曰  
昔余弱冠拜公東湖長身美髯風儀燁如小閣俯江左圖右史清賞留賓玄談析理余始恍然內懷疑悞

蒙求初筮縱未窺奧得其緒餘已足驚世誰之不如  
老猶淹滯退聽羣言謂俟時清善類連茹公已九京  
後從諸郎讀公遺事媿余淺知益見素履集木其恭  
藉茅爲慎含章蓄德戒在驕吝因心孝友寔出天畀  
幼形至愛晚猶嬰戲榮名早歲將顯其親鳴嚇腐鼠  
木災犧尊 聖君感誠賢相薦才亨衢在前竟世低  
回公則夷曠不怨人天士之不偶從古而然騏驥服  
車瓦缶鳴雷前哲攸悲豈獨公哉利川之葬後移隋  
城舞鳳乙原今弟行營厥有再室同祔新兆丙申癸  
丑俱卅四天尚書斗源寢郎壽昌是鄭祖考姓貫于

光至行懿範閨門之彥男卽鎮宗選庠監縣婚李德  
成乘龍布政金氏之考進士克亮鼻祖方慶上洛受  
封二子華衡過房叔仲先室兒女不覺無母嘉耦相  
繼嗟并無壽遇箕司馬實主公祀華惟顯箕衡尚無  
嗣布政三子真源淳洙內外孫女六人俱歸公旣不  
食以遺後社今雖零替久必昌熾我銘墓石續畏齋  
序天其不忘願執左契

疎齋集卷之十三

疎齋集卷之十四目錄

墓表

高祖考僉正府君墓表

伯父牧使府君墓表

副司直尹公墓表

安城郡守金君墓表

祖妣貞敬夫人任氏墓表

金甥聖集墓表

外曾王考朴公墓表

孺人柳氏墓表

東齊集

先考竹西府君墓表

禮曹判書南公墓表

李生元培墓表

李忠武公墓表

金生鎮恒墓表

教官羅公墓表

贈戶曹叅判韓公墓表

碑

刑曹判書東里李公神道碑銘

王子延齡君神道碑銘

刑曹叅判金公神道碑銘

古今島關王廟碑

金朔州兄弟復讐碑

崔將軍遺墟碑

東齊集

卷十四

目錄

二

疎齋集卷之十四

墓表

高祖考僉正府君墓表

惟我高祖考贊成公祔葬于抱川雙谷之百有二十年玄孫京畿觀察使健命始樹石而表其墓門老俱亡記籍無徵公之遺事今不可詳而惟我祖考文貞公叙公事於曾祖考東臯公之狀曰贊成公聰明有才文藻筆法俱竅性剛不容人過門庶有負時望者有事家廟公不許其入室行禮曰公朝取公族宗法嚴嫡庶其人力擠排坐此官不達嗚呼此足以知公

矣蓋公生長綺紈始以文雅自力取科第如拾芥榮  
名在前而特以嚴宗法忤人陸沉而不悔夫以公文  
明剛毅之德爲世所用其言議事業之可傳述者豈  
止此也然不食之報庇賴我後人觀於公子孫庶乎  
知所自矣公字子張我 莊憲大王之五代孫 王  
子密城君諱琛之玄孫考廣原君諱耆壽公十九中  
嘉靖壬子司馬甲子闡明經科官止太常貳卿 萬  
曆戊子卒後以孫文貞公貴 贈官貳相夫人鄭氏  
溫陽望族諱琚之女閨範甚正宗黨稱其仁生後公  
二年享壽九十晚年子孫衆多至不可記其名世艷

其榮福四男成祿文科叅議申祿監察綬祿卽東臯  
公文科牧使承祿僉知五女適生員李啓仁佐郎尹  
承賢叅判慶暹監察宋廷祚監察宋希祿叅議二男  
厚輿武科都正信輿女適黃濟監察二男德輿碩輿  
縣監女適叅判韓必遠東臯公二男敬輿卽文貞公  
官領議政正輿生員女適縣監韓楸僉知二男文輿  
玄輿僉知女適朴由文曾孫以下不能盡錄而至今  
六世科名相繼公卿侍從並十數人 國朝宗姓蟬  
聯顯揚未有如公後者外孫駒城之李亦最盛云  
伯父牧使府君墓表



公諱敏章字斐仲系出 璿源領議政文貞公諱敬  
輿之長子妣貞敬夫人豐川任氏公生於 皇明萬  
曆庚申辛卯蔭調典設司別檢歷叙 世子翊衛司  
衛率翊贊義禁府都事社稷署令出宰金化永柔錦  
山延安原州淮陽青松丹陽其在延安以賑飢治盜  
進通政階間嘗除五衛將僉知中樞府事甲戌二月  
二十三日感寒疾卒其後以子鼎命守二品職追  
贈公嘉善大夫吏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  
摠府副摠管公資稟淳厚內行極備惇孝友篤倫理  
尤自盡於喪祭遭外艱哭泣幾喪明事大夫人怡愉

順承以養其志五十有嬰兒慕公容儀端粹白晳疎  
眉美鬚髯循循謹飭未嘗有惰容清陰金先生初見  
公於瀋館亟稱以法家子贈詩嘉之文貞公教訓既  
嚴公亦劬躬攻文史少嘗屢中解額顧時命不類及  
仲叔二公俱顯公乃曰門戶盛矣吾復求榮進非知  
足者也四十以後不復應舉又以飾邊幅賭聲譽爲  
恥屢典州郡悃幅之治良多追思及歸官庫充羨而  
家人稱貸以食配淑夫人咸平李氏都正楚老之女  
觀察使春元之孫慈惠明淑性不喜巫祝之事生後  
公一年先公十八年卒追封貞夫人四男長卽鼎命

文科承旨次晉命次泰命早夭次殷仁未殤而夭三女適修撰宋疇錫承旨申啓華承旨金鎮圭鼎命男範之女幼晉命無子以從父弟健命子性之爲子女適主簿趙正萬泰命亦無子以從父弟益命子顯之爲子宋二男有源久源申二男邁迪女適李顯慶閔載厘一幼金一男星澤女適李恒鎮李滄一幼始夫人葬於抱川安陽洞文貞公墓下負卯之原公卒合窆焉公系出俱載文貞公墓碑今不復詳錄嗚呼人代盛衰之變豈不悲哉記昔王母在堂諸父諸姑皆無恙子孫衆多福履之盛世且榮之中歲以來喪故

相仍公子然獨存固已無意於人世至于已巳時事大變滔天之禍及於門庭公又憐惻懷戚屏處江郊杜門以終蓋公受氣完厚平居少疾病被服儉薄飲啗淡泊到老愈康健知公者莫不以壽考康寧寬樂令終祝公期公而卒之以家禍與世變內隱盡其心耆耄之年幽憂困窮不克永享期頤之壽嗚呼痛矣然則今日子姪所以抱恨窮天又不但爲家世盛衰之悲而已也

副司直尹公墓表

尹生嵩踵門叙族曰公之外五代祖別提黃公卽我

五代祖考副司直諱玉堅之長女婿也我家高曾以  
來皆早世無兄弟家乘無徵司直公之表德生卒今  
不可記况其言行志事乎誠恐年代寢遠後昆莫辨  
其塋域今將攻石表墓雖無遺事可托於當世立言  
之君子者公是外裔不可不記其譜系以相斯役其  
色惻然請之久愈勤謹按其家譜自戶長良庇籍茂  
松高麗中葉以後世有臺官學士入我朝有諱忠  
佐判官於公爲高祖曾祖諱禧司譯院副使祖諱廉  
幹副正考諱澄司猛公娶宗室富林君湜之女有二  
男長恬武科縣監次恪三女長適別提黃公瑗次生

員辛百齡士人禹天瑞恬一男聘莘恪無後黃別提  
二男大受正郎大猷判官聘莘一男琦折衝黃正郎  
二男慎判書惕早卒琦三男邦英時英廷英黃判書  
以季惕之子府尹一皓爲子卽願命外王考也時英  
卽高之考也余觀高孝謹愿厚此可以遠想其家世  
之風耕釣窮居若不能自給其衣食者而能竭力於  
奉先之事尹氏世世子孫苟不墜此誠其可謂不忘  
本矣公之墓在陽城朱井山負庚之原

安城郡守金君墓表

今叅判金公錫衍有賢子曰安城郡守道濟字美卿

丁亥八月病斑疹卒于官得年四十三其為人孝謹  
沉靜若可以世其家者而止於斯嗚呼惜哉金氏籍  
清風美卿七代祖己卯名賢大司成諱湜曾祖領議  
政文貞公諱堉祖 國舅清風府院君忠翼公諱佑  
明爲後於文貞公之從父弟 贈領議政諱址母曰  
完山李氏德興大院君玄孫都正挺漢之女生美卿  
二日而卒忠翼公長子 贈左承旨諱萬胄娶佐郎  
閔雋之女早卒無子忠翼公乃命閔夫人養而子之  
美卿幼有五性事父母無違色閔夫人失明十年美  
卿夙夜將護如手足俾忘其病繼母魚夫人亦愛之

甚於已出篤友愛而敦睦嫻諸弟仰若慈母窮族視  
歸如家又能及人之老多急人之困然而自奉甚簡  
素不喜芬華檢押若處子人之見者不識其爲恩澤  
子弟也叅判公嘗際時變危厲棲遑美卿亦斂迹守  
正終遠於禍蓋其操履端直思慮詳審故處患難能  
如此叅判公甚倚重之大小必咨焉乙亥以蔭調叙  
歷官敦寧府司饗院叅奉司圃署別提司憲府監察  
司僕寺主簿判官其居官綜理微密廉約守法所在  
官長稱其盡職出守安城爲政厯一年府庫充衍流  
逋皆集郡中頌其仁及送喪闔境如哭其親戚爭豎

碑於道上雖古循良何以過是士民又出錢賻之其妻辭之曰是非亡夫志也亦可以觀美卿之刑家也其妻李氏我先考司憲府大司憲諱敏迪之女生一男聖集娶宗室林原君杓女美卿疾革自知不能起屬家人曰子弱我死無遠葬計聞 上悲之特賜棺材葬具又賜葬地乃以其年十月葬于城東十五里牛耳里負壬之原美卿孝而不克終養其親賢而不得其年位理宜食報於其後余旣以此慰叅判公且書于石以俟之

祖妣貞敬夫人任氏墓表

抱川鑄金山下安陽洞負寅之原乃我祖考文貞公幽宅而夫人豐川任氏祔其左前夫人海平尹氏之墓在其上十數步宋文正於公墓隧之碑叙公系出生卒論公忠孝大節甚詳惟是祖妣二夫人之至行厚德略而不顯其文蓋多反復感慨於公 君臣之際者閨門之懿顧不暇言歟尹夫人領議政諱承勳之女兄修撰珙光海時謫通川大夫人成氏從焉夫人往省寓舍夜失火大夫人不及出夫人與其兄奔入烈焰抱持大夫人而俱焚實 萬曆丁巳三月也春秋三十四 仁祖癸亥始 命旌閭任夫人別坐

諱景莘之女寬和順正婦德甚備弱齡歸于公尊舅東臯公晚有疾奉養無缺待媵御以恩門內雍穆家無甌石而貧族多歸哺未嘗以井臼之艱見于色晚年享有榮養而紡績之具不離手蘋蘩之事必自治教子孫有法或見諸孫晏起惰業婦女不親酒食者則曰古人以興居早晚卜其家之盛衰汝祖雖有卯申之勞歸必讀書吾少時分娩未旬日起而供賓客冬月手爲凍皴汝輩怠慢若此何以爲人甲寅九月卒壽七十一嗚呼尹夫人平日闡範今雖不能盡傳以孝捐生既蒙褒顯於盛世而今日諸孫逮事任夫人俱承義訓又豈可使幽光不闡後人無聞也願命最蒙置賸之愛敢於表墓之記粗述聞見以寓永慕之思且補碑文之不備者

金甥聖集墓表

金若美卿葬于牛耳里余嘗識其墓曰賢而不得其年位理宜食報於其後書于石以竢之以其子一聖集在耳越四年庚寅聖集又夭繼葬于其左十步地嗚呼無可竢矣理其可恃乎其母哭而謂余曰吾兒端詳孝謹簡潔昭朗讀書能強記當事多精敏吾見人家子雖不及吾兒亦多成長生育者獨使吾兒止

此由我險釁非其命也始吾禍酷而不死爲此一塊肉今則金氏之祀已絕一身靡所依矣天乎尚忍是哉又哭而言曰吾兒實有過人者父母甚愛之幼而不驕惰衣食不窮乏儉而惡華靡豈非天性然也丁亥隨其父在安城郡郡中大疫人多死其父憂兒之染其氣良之疫而近官居者悉令遠出兒止之曰天行時氣避固難免爲子弟而擾民又非仁政也其父大奇之此奚特其見識甚明推其心也百祿可受乃反夭闕而無嗣何也兒果遘毒疫未及痊而其父又病居別所不使兒知兒忽心動負於人而徃省父病

已不可爲矣驚號隕絕若不可生吾爲之忍哀作氣調護百方與之扶襯而歸兒亦抑情強顏慰安吾心然退則涕淚常被面病因以日瘳服闋而身隨亡又不可不謂之死於孝矣兒無血屬雖有此衆美孰可傳之吾誠不忍其湮沒願兄又記之俾後人哀之其言約而不溢寬酷切骨余乃揮涕而叙之復題于石陰聖集字玉汝得年厯二十其系出與娶具載安城君墓表今不復錄聖集 國舅忠翼公之嫡曾孫禮宜立後以繼宗祀其羣從兄弟多未長今將待其生子顧其病母弱妻極生民之荼毒人事又何可期此

尤可悲也

外曾王考朴公墓表

公諱烜字景輝高靈之朴自高麗大將軍之順傳譜  
 系八世有諱秀林交河縣監又五世有諱孝誠善山  
 府使 贈吏曹叅判夫人全州李氏郡守諱轂之女  
 是為公考妣公幼而穎秀喜怒不形于色叅判公嘗  
 曰此兒器局弘遠必有所成就少受論孟於張旅軒  
 及長所與交多當世聞人已未中司馬 仁廟反正  
 簡補 康陵叅奉尋出督黃山郵滿歲陞直長平市  
 署公平居早起盥濯几案必整居喪中禮承祀致敬

篤於友愛施及親戚教子弟常曰人無為善之實雖  
 青紫被體何以觀之居小官存心愛物去而人思之  
 久愈不忘公以 萬曆甲午生 崇禎甲戌卒葬于  
 長湍九峰山瑞谷負亥之原後以子文孝公位上卿  
 累 贈吏曹判書貞夫人沈氏青松大姓考忠烈公  
 諱覲妣宋氏丁丑虜亂同死節江都夫人性方嚴有  
 女士風生後公一歲壽八十公葬後四十年同穴而  
 柩文孝公有萊子之孝斑衣壽觴以娛以養不克終  
 孝世共悲之公有一男一女男長遠即文孝公女適  
 僉知中樞李敏厚孫男鎮銑鎮俱郡守鎮教官女長



適具鳳徵次適持平李敏采卽願命先君子次適掌  
令李世龜次適承旨李震壽外孫男齊杜牧使齊泰  
郡守齊廉齊黃女尹世徽曾玄不盡記願命竊稽外  
氏家乘自交河公以上已以清白相傳叅判公之文  
學行誼而屈於年位及至公身修於家譽洽於時若  
將大顯其世又不永年雖推恩錫命可徵其不食  
之報然孰知公之子孫世守孝友恭儉之行者其來  
有自也况我王父奉承遺訓增積善慶理宜益庇賴  
後人今雖若伶仃不振定勝之天終必可待矣

孺人柳氏墓表

高陽郡南幾里元堂村有延安李氏世葬之地其中  
負良而坤者爲學生思章孺人柳氏合窆之墓也思  
章字晦甫靖社元勳延平府院君貴之玄孫牧使舅  
著第四子同知中樞韓山李顯英之外孫柳氏扈  
聖功臣晉原府院君根之五代孫父郡守搏母宗室  
海安君億之女兩家俱鐘鼎之世而生溫良力學孺  
人淑慎有婦道門闈望有慶舅姑甚宜之丁亥歲京  
師大疫夫婦同疾生病日危孺人斥巫史躬自沐浴  
禱天生竟不起孺人日夜號擗勺水不入口而猶能  
作氣手製其附于身者既殯席苫其側哭不絕聲淚

盡成血衣袖斑爛而亦能躬治饋奠朝夕拜哭哀動  
傍人既葬乃矢死尤不食粒粟其父泣勸則少呷米  
汁曰薄命不孝生亦何爲既踰年乃自歎曰人命之  
頑乃至於此始稍進粥飲喪畢猶置生衣巾書几於  
故處寃號痛毒無異初終五年如一日久則形枯骨  
立氣息塵如縷雖親屬罕見其面常曰我是天地間  
罪人豈不知早自裁也誠不忍毀父母遺體苟延至  
今耳孺人日益柴毀不自起動辛卯八月爲具酒食  
哭生之生日匍匐入廟聲若嬰兒因以病劇其父勸  
以藥物則孺人泣辭曰一死尚晚病已無可爲矣竟

以十八日不淑生得年三十四孺人四十一自生之  
歿孺人晝夜不離一苦之外寒暑不易初喪之服及  
襲斂始解其衣襪縷百結有貼皮膚難去者孺人切  
有至行八歲喪母哀毀如成人十二歲哭弟成疾危  
而厘甦及歸移孝于舅姑而舅姑未久俱歿嘗有子  
而不育以生之弟之子命德爲後嗟乎不待崩城之  
哭而命已窮矣孺人資性貞明嘗讀六臣傳至俞應  
孚此鐵冷更炙來之語或有疵其武夫之悍者孺人  
曰不然人之所難辨者此心苟辨此心雖剥膚推髓  
何懼之有噫從古閨門豈有此見識耶此所以捨命

於窮毒之日也然世之婦女或有自決於哀盛之時若其辛苦歲月以至於枯死則中壘之作與夫他傳記所未聞也惜乎使之爲丈夫而值患難精忠苦節必有卓絕千古者矣孺人待婢僕又有恩義其婢德今生同年相長大性素純謹哀孺人而不忍離乃謝夫屏子竭心扶將與共寢處寒月孺人常却衾裯處冷地德今必以身溫之俾無凍傷先孺人二年病瘳而死辛卯從葬孺人墓隔岡之地孺人鄰里士大夫五十餘人具孺人節行告于禮曹禮官金公鎮圭據其狀乃啓于 筵中曰柳氏貞固之節比古忠臣則

如文天祥之死燕獄今宜別加褒獎以激頽俗且其婢能忘身徇主亦可見柳氏之誠感人之深也請並詢大臣而旌表大臣俱請依禮官之言 上特命旌孺人之間又 命優給德令子米布 國家所以存樹風聲者可以大裨世教矣今郡守君以不佞嘗與金公共請褒嘉之 恩者俾書孺人事于墓石不佞雖辭媿黃絹義不忍辭嗚呼過此墓讀是記而不下淚者無人心也

先考竹西府君墓表

嗚呼惟我先府君棄諸孤今已四十有四年而墓尚

無表嗣子被極禍宅兆又三易蓋未遑也府君諱敏迪字惠仲號竹西我世宗大王別子有密城君諱琛其六世孫領議政文貞公諱敬輿配豐川任氏以天啓乙丑十月二十八日生府君文貞公有弟諱正輿早卒無子府君出爲其後丙戌中司馬丙申擢文科壯元所更職吏禮兵曹郎三司舍人知製教丙午擢拜忠清監司副提學大司成戶禮曹叅議槐院副提調辛亥特除右尹大司憲大司諫禮兵曹叅判兼同知經筵成均館壬子宋文正公浚吉論倖相積之奸上斥之以伐異府君方長國子上章請毋

薄儒賢以植士氣上怒命出補仁同府使旋又譴罷癸丑爲覲大夫人往伯氏原州任所十一月二十二日遘急疾卒甲寅葬于砥平作洞已巳以菑害遷葬楊根先塋側癸未又遷于砥平龍門南麓中元峰下子坐之原夫人昌原黃氏祔焉夫人忠烈公諱一皓之女淑哲慈惠持身以禮舅姑宜之宗黨稱之辛巳二月初八日卒壽七十八生四男三女男師命魁四場策勳至正卿已巳死于禍字命監役願命議政益命縣令女長適金萬堅次朱箕而天次適郡守金道濟男喜之毅之偉之女監司金普澤金龍澤妾女

沈挺杰妻者師命出也女黃重河妾男謹之者孚命  
出也男進士噐之女教官金鼎運叅奉金時發進士  
林象翼金信謙金遠祚者願命出也男進士重之顯  
之女任行元妾男達之坦之遠之者益命出也金萬  
堅男鎮岳鎮成女李思廉李恒重金道濟男聖集府  
君天資近道人稱四時之氣皆備事親善養其志力  
學如恐不及存心經世不以溫飽爲志丙申庭對以  
動忍增益之說受知 孝廟釋褐卽選入 經幄未  
幾 孝廟賓天則又以繼述振作之道啓沃 顯廟  
其所論勉聖學廣言路革弊政救民生前後累千萬

言而尤惓惓於賢邪之辨論者謂府君講說似歐范  
奏議深得韓陸之風世方屬望以君民世道之責卒  
以扶賢擊奸一斥而不復壽厓中身士林至今爲之  
痛惜以府君忠孝仁明之德縱未及展布所蘊以幸  
斯世又不能庇其後何也天道其可詰乎嗚呼痛矣  
今始刻石揭阡乃敢略叙系出生卒官爵子孫若其  
焯德垂永以俟神道之銘不肖男願命泣血謹書

禮曹判書南公墓表

公諱二星字仲輝號宜拙宜寧人官至太宗伯卒于  
今 上癸亥享年五十有九葬于龍仁花谷從先兆

也其系出具見其位葬諸墓碑公風儀秀朗資性和厚少肆力古文出入場屋有盛名見者或指爲神仙中人晚而通籍禁林當顯廟盛際學士多一時各流而常以溫太真失色者處公矣公言議侃侃忱誠懇懇出入講筵敷奏詳明論事剴切不擇難易臨利害不苟避趣視人之顧禍福工身謀者若將浼焉襟懷洒然不受世之滋垢居家不營產業嘗典方州使燕都伎者亦服其廉矣公孝友出於天性事親能養其志事兄姊如父母推其至誠以及於子弟交友見後生必諄諄訓戒勉以學業夫人沈氏無兄弟公

請于其族爲之立後而教育如子爲文章主於情到辭暢絲綸應製膾炙于世甲寅士禍之作公論救議禮諸臣竄海島移白川公之外黨有趨時諂奸而通鑿藥星命之術者寄書曰叔今年運有厄盃觴恐妨壽命公以詩答之曰萬事懶從詹尹卜一生長恨楚臣醒其人姓鄭也詩之精切多類此然公不以文華自居業嗜酒喜朋游有酒必邀客飲飲必至醉醉後理事尤精明多面折人過人亦不恨時得佳酒輒攜過吾先子竟夕相勸酬先子相視而笑或投轄而留之余自幼時多侍公子酒所其談諧歌詠藹若春溫

有時慨然浩歎如有深憂者余嘗竊以爲公本非偃蹇不與世相接者尚何翹彙之托而昏冥之逃也吾先子所友必端又豈以盃酒之歡相與至深也及公疾革余往候之公蕭然委席塵開眼作喉中聲曰吾神氣已乏不能言可與兵判語時藥泉相公獨隅坐侍疾乃向余說公病仍與作閒話欲慰公語及大比科宜變其制則公遽作氣曰唉兒誤矣祖宗之制不可輕變我家寒門耳父子蒙上恩俱至此縱不能少效涓埃何敢紛更舊章重誤國事因曰余曰彼豈非若之先友乎其言甚謬胡不相難吾死後彼終

有此請若毋忘此臨死之言必爭于朝吾且歸告若翁矣余遂拜且涕而退矣後讀相公之爲公狀亦曰公稍有不可於意未嘗不峻辭切責然則不但余見時適然也相公公之兄子少公四歲同遊學相長大白首俱貴顯而尚嚴勅如孺子公之平日爲政於家可以知也况疾病之際尤可觀其性情乎世之人徒以文雅風采見稱者皆淺之爲知公也余於是始覺吾先子之托心期如兄弟者獨見公外和內剛其誠心直道必無間於物我死生也公之無何而欲忘憂亦必有人所未見而已獨前知者也甲寅以來果

當小來之會則公益復追思吾先子有詩曰青山何處今高臥兒戲人間又一場蓋以吾先子嘗謂世事同兒戲好誦康節高臥看兒戲之句耳自公下世世變又無所不有不知公歸與吾先子語者復何如也嗚呼悲哉公丁酉選上庠壬寅闈文科庚戌以賞勞加通政庚申起家擢亞卿壬戌以儉接陞上卿初釋褐卽入三司歷天官政府郎常帶三字銜衣緋之後周流於三司銀臺國子之長及亞銓判工禮曹槐院備局副提調同知 經筵成均金吾兼縮也使命則湖臬燕价末年朝議將屬以宰衡文苑而公自庚申

重入世念已闌珊矣及是病亦深矣沈夫人監役之涵之女生後公一歲歿後公十八年葬柩于左公無子以三從子受萬爲後縣令二女長適右議政閔鎮長次適監役李孚命卽余兄也縣令男鶴者女長缺議政五男在洙啓洙俱縣監安洙學洙德洙三女適佐郎洪重錫校理朴師益縣監李滙監役無子女議政四子俱夭歿獨啓洙在謂余曰我外氏與吾兄弟伶仃至此恐不能樹一石於外翁之墓噫今世孰知我外翁事者公其記一言以表之余忍以不文辭乃感舊悲今流涕而爲之書



李生元培墓表

楊根北江上有清江李公家世葬之地公墓之南幾步負其而新窆於己亥者即公七世孫元培之墓也元培年十九而夭但有一女其父母之哀之也固矣苟使元培庸衆人也其宗黨之哭者豈必曰吾門衰也清江之後世有名人至今族大而昌乃以一少年之存歿卜其盛衰其人可知也余嘗愛其豈弟而秀朗謂可以克世其家自恨老不可見其成就今焉已矣其父母之寃何可慰也然衆萬之生脩短不齊與其老死而無可稱寧夭闕而使人不可忘殆命物者

之意歟元培字士春世系俱載其先碑祖父牧使徵夏父曰德孚母曰韓氏郡守起愈之女妻之父正郎金鼎運母余之女也牧使公恐其並與不可忘者而湮沒無傳請余書之石而曰後人見此短碣於荒隴知李氏子有真可惜者則足矣吁其可悲也

李忠武公墓表

原任統禦使李君鳳祥謂余曰吾先祖忠武公墓在牙山縣羅山負壬之原墓前舊碣短且粗今將改以他石願得公一言以識之余曰公忠貫日月名滿華夷若其龍驤海上興復王室則竹帛書之旂常紀

之戰地處處立祠與碑社有俎豆隧有顯刻所以昭  
功焯德者已照人耳目又何以文爲况東土之人雖  
婦孺皆能知壬辰李統制之爲忠臣設使舊石終傾  
且泐樵童牧豎必不忍傷墓前一草然則石存亡不  
足憂也何必改之李君曰昔杜元凱自爲其功名尚  
沉碑于江中令我後孫知此石之不可久而可無永  
遠之圖乎余乃記其言于新石且告李君曰襄江猶  
未爲陵矣使杜氏更襲江漢之勲名當益久何待乎  
石出永遠之圖不其在是抑余嘗論公之大功實在  
於天下不專在於東國當倭船之蔽海而西也不有

閑山鳴梁之捷颿風一蹕直擣遼廣 皇城必當戒  
嚴 神宗聖帝雖欲動天下之兵以濟我屬國亦未  
遑矣不知當日中州將相有見乎此著之信史以傳  
于後否 皇朝文獻已無徵矣復爲之太息而書之  
以俟天下後世之公議云

金生鎮恒墓表

光山金君鎮恒字汝常年未弱冠值己巳之禍羣兇  
起大獄爲賊璽報仇君祖考叅判公畢命於桁楊羣  
兇猶不快乃托檢驗三日暴尸於獄門外縱怨家將  
操刃作變君日夜與族黨有膽力者決死防守賴以

得免羣凶又竄君之先考留守公於絕海且籍其家  
貲君丐貸逸行將母流離賃田力穡能資海謫保家  
衆聞者莫不歎嗟皆謂君出而事君必能得力於危  
亂之際豈但爲一家幹蠱之子而已甲戌留守公蒙  
恩出海家族始團聚久則君益讀書肆力爲文壬午  
夏感暴疾而歿得年厯三十一葬于廣州樊川里叅  
判公墓側面庚之原余亦共經己巳之禍者雖未逢  
君於喪亂之日其後一再見於衆中言語勃勃有生  
氣舉止不局促今見季君汝翼所爲狀余益知君內  
有純行父母安其孝謹宗族感其敦恤也又云君剛

方之性氣且豪爽輕財喜施遇事勇往或面折人過  
無少諱每見古人立大節竒功必嘯唏感慨有時與  
賓友飲大醉歌呼意氣淋漓若不可繩以法度而平  
居必謹嚴修潔士友樂與之交余益恨其未嘗從遊  
也君世系具載其先碑留守公諱萬塚母貞夫人全  
義李氏執義諱杭之女也君娶縣監昌寧成虎烈之  
女生三男一女聖澤生員娶縣令趙正誼女生一男  
一女並幼慶澤娶李台鎮女早夭令澤娶府使申聖  
夏女生一女幼女適申矇君既有此性行才氣增益  
憂患天若玉成之又從以夭闕其年此固不可知也

然二子俱謹勅有士風爲善之報將在是歟

教官羅公墓表

往在 顯廟甲寅傳聞 大明故摠兵吳三桂挾朱  
太子起兵雲南中土騷然安定羅仲輔夙抱尊周之  
義聞而慨然曰此豈非我可乘之機哉乃上萬言疏  
請 上追 孝廟薪膽之志驅義旅合三桂以報壬  
辰之 恩以雪丙子之恥且陳內修之策多人所難  
言者疏雖不報志士爲之激昂今 上己巳 仁顯  
王后出處私第仲輔懷憤欲死輒指斥諸兇之樂禍  
于名義者曰仁弘爾瞻復生矣至甲戌 壺儀復正

而大臣猶有回護賊豎者仲輔每對親友之右大臣  
者必肆罵曰大臣顧瞻前後容貸元惡國事可知聞  
者危之噫此皆天下國家之大義大倫仲輔一布衣  
耳若將以一身任其責者使當世有位者皆如仲輔  
世道之晦盲否塞寧復如今日也余嘗謂其倜儻竒  
節魯連董養並爲一矣然仲輔豈是徒尚氣而喜大  
言者其中鬱鬱有斯世斯民之憂稍見會心之人必  
吐出胸中之蘊揚挖古今鋪張經濟口角津津流沫  
夜分而不知止也少嘗受業於同春靜觀之門讀書  
先通其大義論史必考其成敗揣摩于心者可以措

之事業但不喜修飾邊幅以媚人耳目惟其隆師好賢扶護斯文出於至誠又嘗曰朋黨之禍人國家久矣爲國而不恢公道爲士而不羞比德無可言矣及壬癸以來士林有師生之變兩家俱是平生慕者仲輔憂之如病在己極欲調柔兩間俾全其舊義力無及矣且以其仲氏之故雖時有抑揚而已己之禍生芻之哭悲動傍人以公心偉量脫然於形迹之外者多類此矣夫以仲輔之好義苟有用者誰之不如而久屈於場屋垂老始得一命同學盡卿相矣仲輔乃拜恩而不仕卜築東湖南岸將老漁釣年四十七

戊寅三月病卒嗚呼豈不惜哉其五月葬于果川晚山土谷面友之原恭人綾城具氏追祔焉仲輔諱碩佐其系出詳在其甥三淵金子益所爲碣文二子演浚側室子浣演爲仲氏掌令公後夭而無後浚恢疎有父風生四子余之伯嫂卽仲輔之仲姊有賢德余幼事之如母常升堂拜其親嫂歿後往來湖中必宿留仲輔家是以慣見其怡愉之孝焯焯羣行亦多可記而並略之只最其卓異可見者以題墓石之陰

贈戶曹叅判韓公墓表

我 聖上四十六年癸子有 旨可贈同知中樞府

事韓信哲考聖任戶曹叅判祖珍承政院左承旨曾  
祖景祚司僕寺正妻並從夫職蓋信哲以前任防禦  
使己亥年八十一當 聖上耆壽之慶推 恩陞嘉  
善陞拜宰樞受此榮 贈於是韓氏之不振者三世  
俱有爵位乃改題廟主新刻墓石鄉黨莫不咨嗟艷  
嘆曰韓公一鄉至今稱其爲善人久窒而通不食之  
報歟有爵有壽榮及祖考其子亦賢矣况 國家所  
以優老覃恩者尤可以使良興孝也韓麗太尉蘭之  
後子孫昌大爲三韓氏族之冠以數百年將相勲戚  
傳世十七至僕正公始無簪組淑人李氏我五世祖

考廣原君諱耆壽之女是生承旨公承旨公流落清  
州娶韓大言之女非一韓也以 萬曆庚子生叅判  
公字任之爲人寬厚尚氣義少投筆晚而無成五十  
爲原平元相國所賞拔爲與陽監牧官年六十卒葬  
于州南蘆川里負友之原夫人交河盧氏祔焉夫人  
嘗將克繼之女生四男一女男長明哲登武科早歿  
次希哲次守哲次卽同知女適李廷柱孫男致興女  
適申漢俊者一房出也男文興道興女適李斗東吳  
再朝者三房出也而文興爲二房後女適柳呈瑞庶  
子及第永錫僉使爾錫者四房出也李廷柱子廓女

適康國台余嘗聞先故之事我王父白江文貞公鮮兄弟視公如同氣公亦父事之自壯至老未嘗離也甲子丁卯丙子之亂公不自顧其眷屬輒護我家入海島王父再罹南冠之厄公亦相守於瀋中王父嘗以詩贈別曰二十年來覺汝賢相從患難意彌堅又曰再度遼河三避兵百年何異弟兄情却慚義重恩還薄司果虛名白髮生時清陰遲川二公同在館亦以詩送之歸示於白洲白軒二公亦皆贈詩以此名聞諸公卿間噫世教衰矣鵲鶴急難之義人鮮克知之公於我王父以中表之親乃忘其身而盡其誠一

生未嘗望其霑丐之恩苟非相感之深好義之篤烏能有是推此義也可爲知己者死惜乎不見用於風塵之際以成其名也雖鄉黨之咨嗟者未必詳公之義故特書于石以眎後人

碑

刑曹判書東里李公神道碑銘

國朝文治休明數百年間立言修辭之人代固不乏而若其累世鳴 國家之盛一家擅譽詞林則獨稱東里李公家云蓋公六世祖樗軒文康公諱石亨以三場壯元 世宗時爲修文提學祖月沙文忠公諱

廷龜文辨 邦誣名動中華 宣祖時大提學伯父  
白洲文靖公諱明漢繼爲 仁祖時大提學考玄洲  
叅判公諱昭漢同時 賜暇湖堂從父兄青湖公一  
相又繼爲大提學於 先朝公亦與從父弟靜觀公  
端相同 賜暇湖堂又爲提學弟東郭公弘相早登  
科東菀公有相出入玉堂俱著文名梅磧公翊相後  
亦爲提學門戶之光華古未有也然公間爲人所齟  
齟又晚際小來之會終不得主盟詞壇上繩祖武輿  
論至今恨之公諱殷相字說卿初名元相字長卿以  
長卿聞也久故稱字者莫能易也玄洲公之配曰貞

夫人驪興李氏贊成尚毅之女公生於 萬曆丁巳  
幼而警悟長而好文辭逮事月沙公擣滌家庭卓然  
早成十六七歲已擅場屋聲先輩鉅公多推獎屢發  
解輒屈於公車人多稱惜公則益肆力古文 孝廟  
辛卯始擢文科別試分隸槐院癸巳陞六品己亥以  
三魁月課製超通政 顯廟丙午以特 旨擢嘉善  
癸丑以廟堂薦擢資憲今 上甲寅以 殯殿勞加  
正憲其所更職春坊則說書司書文學輔德館閣則  
史局被薦不講兼記注官 實錄纂修都廳及堂上  
同知春秋玉堂修撰校理國子直講大司成文選則



湖堂兩館提學之外帶三字銜薦擬文衡臺省則薇垣正言獻納司諫大司諫栢府持平執義銀臺則自同副至知申諸曹於戶叅議叅判於禮佐郎叅議叅判於兵佐郎正郎叅知叅議叅判於刑正郎叅判判書於工佐郎叅議叅判諸司司僕正漢城左右尹判尹樞府同知知事兼縮東學教授同知 經筵禁府同知知事都摠府副摠管提舉槐院芸館譯院活人平市署亦嘗爲纂集郎疏決堂上奉使試士於湖南以武科命官又往湖南關西以禮官修改北道 陵寢州郡安邊府使驪州不赴公自釋褐蜚英禁林榮

聞藹鬱說書時魁文臣庭試初 命陞通政復以資淺只 賜廐馬丙申中重試始擢準職湖堂應製宣宮醞又有臯比之 賜晚而流連館閣每詞命一出當時柄文諸公莫不矐然以爲不可及公立朝殆三十年最久於近密性疎達不疑在 上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故 孝顯兩廟知其易直眷待俱隆焉嘗因匡救 上過舉告于 顯廟曰臣性雖輕淺平生所願只是不欺吾 君天怒爲之少解自 顯廟初元羣邪伺釁禍機潛藏公常有隱憂每以進賢退邪之說惓惓敷陳曰未有不嚴於

去邪而能任賢者也始 孝廟大喪諸儒臣大臣議定 莊烈王后服爲暮庚子凶人尹善道果假托論禮誣陷儒賢其黨權認諸人相繼而起又有金壽弘者和附其論公入 經席則從容諷議啓導 上心在諫省則論列奸情劾正其罪既而相積恃寵肆奸中外交章論之皆忤 上旨同春宋文正公被 嚴旨獻納尹敬教執義李翔俱竄黜願命先君子請收威譴扶植士氣出補嶺外時公長銀臺繳還 教旨入對伸救言甚切直士類隱然如有恃矣甲寅 仁宣王后薨禮官又議定 莊烈王后服爲小功善道

之黨更欲逞其禍心乃嗾嶺人都慎徵上疏言 王大妃不當爲 大行服衆子婦之服 上命大臣六曹三司會議公方以刑判有疾在告子弟請無赴公強起而同其對曰 先王於 仁廟是衆子禮官議是 上又迫問古禮對曰承重而不得三年有四種體而不正是也 上震怒以忘 先王附他論罪首相金公壽興遂改定服制爲暮四種之說卽己亥儒臣之所攷據也公卽出城陳疏請與首相同被罪八月 顯廟上賓公入臨承 命撰進哀冊羣小又謂服制事揄揚未盡乃請添改冊文自是奸兇竊柄

時事大變尤齋宋文正公以議禮首罪竄荒徼公杜  
門郊垆稱疾不與朝會間乞暇浴溫泉入關東遍遊  
海山戊午夏天旱 命公禱雨于松嶽歸寢疾七月  
二日考終于城東之正寢臨沒精神不爽屏婦女毋  
哭使靜俟之托遺文於女婿金公萬重其年九月葬  
于加平朝宗縣負西之原穿前夫人墓右合窆焉前  
天人朴氏承旨安悌之女柔嘉順正甚有婦道先公  
五年卒舉一男一女男潤朝有文行登科入史館爲  
檢閱先夫人五年夭女婿金公禮曹判書大提學檢  
閱娶知中樞府事完山李稔之女生一男三女男命

臣女適縣監趙光命校理呂光周士人洪有人判書  
生一男一女男鎮華牧使女歸于願命命臣亦無年  
有二男二女男國輔台輔女適金嬪次幼後夫人朴  
氏副護軍斗燦之女公內行甚備常痛早失怙恃語  
先事必哽涕享祀務豐潔雖老必躬執其事兩弟之  
女孤而未歸者爲之經紀其昏取養其最幼人不知  
其非其女有妹歿于厲公年已六十躬自救藥歛殯  
聞者謂雖古庾氏何加焉公聰明絕人記覽亦富幼  
時所讀習老猶貫誦不差分別文字高下不失錙銖  
是以掌試多得人爲文主於暢達詩亦不事雕琢爲

工聲氣紆餘體格豪健尤長於律詩開口成章若不  
經意愈出愈奇無可瑕玷如駢儷詞曲各臻其妙遺  
集十餘卷金鎮華刊行于世公機神內朗鑑識精明  
辨古今人得失論事後當成敗如合左契一見人能  
知其善惡然平居樂易任真不喜爲矯激之行至於  
事關 國家安危則忠憤激烈若不顧一身生死者  
少與尹鑄同里相善早覺其陰兇當舉世奔波之日  
公獨以爲必非正人及鑄得志稔惡嘗遇諸塗立馬  
歷數其罪而絕之逆宗楨榘懷不軌結勇士黨羽滿  
朝其勢熏天人莫敢指公痛念 宗社之將覆與人

言無少忌諱見武人則必勉以盡忠 王室傍聽者  
縮頸及清風金公佑明發楨榘穢亂宮女之罪鑄與  
許穆掩護欺蔽將欲反坐清風公泣曰 國其亡矣  
日夜憂憤臥則以手撫壁以至疽發於背家人請少  
寬公喟然曰我以喬木世臣蒙被 兩朝厚恩今不  
幸將見 國亡生亦何爲嘗謂光城金公萬基曰今  
者 主上幼冲楨榘締結內外其意將欲芟盡士類  
而後危 宗社公以肺腑之親何可拱手待亡莫若  
交結清風豐陽合爲一心以殉 國家之急光城然  
其言而不能用其後楨榘與積之子堅謀逆甚急光

城始與清城金公錫胄協策除兇奠安 宗社公則  
已歿矣光城歎曰嗟乎恨不令東里見之使我早從  
其言寧有嚮來危厲也願命少日數拜公於床下公  
必出所著詩文使讀之仍指示字句篇章之法曰吾  
半生勤苦所成就猶不滿意少年宜自勉願命已感  
其知顧之恩又竊觀公之待人也雖與賤者言洞開  
城府無所藏蓄使人不覺其爲年高位尊以是知公  
之坦率得於性也公之屏居也幽憂寤歎如不欲生  
子孫或於良辰置酒以慰之嘉賓詠歌絲竹在御公  
酒後輒悲惋流涕慨然若傍無人者以是知公之忠

憤異乎人也世之人或見公不事拘束矜莊遂疑公  
不重於名論當時持公議者必爲之伸之雖然嚮公  
之所勸光城以交結者豐陽卽張公善激張公嘗詆  
辱公最甚而公未嘗芥滯乃反臨危倚重若此嗚呼  
尚不可以見公之心乎雖自謂知公者不過曰其文  
華足以黼黻王猷又恨公之言議政事不究其施孰  
知公憂國忘身之忠真出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己之  
誠心也朴夫人謂公之從姪喜朝同甫曰公之墓木  
拱而尚闕顯刻內外孫不幸俱亡老身亦朝暮人誠  
恐此事便已今雖斥臧獲買石誰從乞銘吾姪最詳

公平生金判書之女婿李相亦公之所嘗期待者必  
能焯德垂永盍具狀以請之同甫乃以其所編公之  
年譜行錄致夫人之命願命悲夫人之志不忍以不  
文辭謹就其譜錄撮其可傳于後者以叙之且系以  
銘銘曰

益州之李來自唐綿綿羅麗胄胤昌入我 熙朝大  
鳴文詞苑四世擅名門紹光趾美及公身振華揭采  
夙超倫騷壇咫尺薪久積 邦運消長幾先燭悲憤  
長終恫時艱陸瑞安劉蘇辨奸孰識其蘊著蔡明時  
移事見世方驚孔門之教文與忠公其無愧有祖風

朝宗之山石可銘我辭匪諛播芳馨

王子延齡君神道碑銘

顯義光倫睿聖英烈主上殿下四十五年己亥十月  
二日 王子延齡君以疾卒于嘉會坊別第得年厘  
二十一又無子 上方在靜攝中震悼甚亟欲臨視  
舍殮羣臣力諫而止 上哀淚如瀉左右莫不掩泣  
乃 命有司庀喪事槨以 御衣賜東園題湊既殯  
乘輿臨哭 鶴駕亦從又 命以宗室密豐君坦之  
五歲子尚大爲後賜名曰勗昭顯世子之四世孫也  
太常承 命議公謚曰孝憲以其年十二月乙卯禮

葬于衿川縣磬塘里負壬之原既葬 上命臣願命  
曰延齡君墓未有碑汝其銘之臣未嘗與 王子一  
接晤語不可謂知其平生而班聯朝賀常與揖讓上  
殿嘗藥多共周旋金玉之姿孝敬之行久已心艷矣  
况伏見 御製祭文墓表 王言炳若可以傳信千  
古而公之至行懿德皆應銘法臣不敢以不文辭謹  
撰述如左奉揚 明旨之萬一焉公諱明字文叔  
上之第二男也母禛嬪朴氏通政大夫孝建之女公  
生五歲而禛嬪歿 上卽錫公名題嬪之主仍封爵  
兼綰宗親府俾待制盡而謝異數也七歲冠九歲行

聘禮禮容無愆郡夫人商山金氏修撰東弼之女也  
十三就外傳十七出閣歸第十九從 駕往返溫泉  
前後并兼宗簿寺都摠府司饗院別職摠府則再公  
眉目炯然氣度端雅資稟慈良恭慎穎慧過人孝友  
之性出於天得自在幼稚能以和顏愉色敬事 兩  
殿得異味雖少必進初出閣當 聖候違豫夜必秉  
燭聞 上就寢而後眠 坤聖有疾亦然其在 上  
前扶床繞 膝目不移視聽於無聲先意奉承若手  
足耳目 上甚便之其入直 禁中常多衣不解帶  
有時嘗溺驗 聖候欲歇焦憂服勤積傷多年始得

消中之疾疾作則 命出私第少愈還入已亥秋羣  
臣以 耆壽之慶進宴公又感寒熱之疾而出第不  
得稱觴宴罷病已不可爲矣 上醫問交道中官承  
命數勸食飲公昏倒如不省而必使加帽於首府伏  
而聽諄諄夢囈之言皆供宴膳羞事也前歲淑嬪崔  
氏歿公謂諸醫曰吾兄創鉅誠哀矣猶勝於吾吾不  
記吾母之顏嘗一夢見詢宮人則儀貌不差仍泣下  
霑衣每曰我死必葬先嬪墓側 上憐其意葬之如  
其言聞者悲之居家必嚴勅僕隸約法揭示曰無怙  
勢侵人無使酒鬪閔女使之交結僧尼者有罪隣里

之昏喪喧曉者勿禁以是隣里晏然無擾殆至相忘  
公於聲色貨利泊然無所好取予尤謹雖微物不受  
於人撫恤宗黨曲有恩義病則救藥喪必助賻輕財  
好施見老幼之顛連者衣食以濟之廉從之困於債  
者爲捐貲以償之當官恪謹不踰規度爲政警敏綜  
理微密或蠲除積逋或節費贍用勸獎吏胥成就才  
藝管屬皆追思其惠待人以恭和氣藹然尤善挈矩  
細察人苦樂一處公門下者俱有沒世之悲臣歷觀  
前世綺紈之家鮮不以驕侈敗蓋生長富貴其勢有  
不期然而然者苟非生質之美孰能免之若公之入



孝出謹不忘臨履之懼初無待於學問之力其得之於天賦之性持守而勿失者可謂卓爾不羣矣使之享有年壽克實輝光則必能作 邦家之翰屏為宗人所矜式可以刻之金石者寧止乎此也嗚呼惜哉臣久在省中嘗聞醫官之言公自侍 疾以來或行立而睡日昃而猶未食臣私語于心日間巷家子弟無此行矣若非 聖朝家法之正義方之訓何以有此及公之歿 國舅慶恩府院君臣金柱臣每泫然下涕曰 中宮殿下憐 王子之幼失所恃恩勤顧復有踰所生 王子亦竭誠盡孝是以 兩殿愈益

愛之今者不幸貽 兩殿之深戚臣竊歎 宮闈間慈孝之篤古今之所罕有也昔人論周南之詩以麟趾為關雎之應蓋謂聖王修齊之化后妃德惠之盛使其子孫皆化於善矣今日 王子之有賢行豈不大關於 聖世之風化也然不有其美質焉能盡其性而荷 天地父母之慈若是其深也臣既叙公事又為銘詩以續麟趾之詠銘曰  
振振公子既孝且仁 王家之瑞國風之麟天既與德世不恒有奚奪之速戚我 聖后周陳惟孝漢蒼為善合以易名公議之信富貴磨滅終古滔滔惟有

今聞可敵松喬臣拜稽首敬慰 重宸琢辭貞石永示千春

刑曹叅判金公神道碑銘

今 上八年壬戌有無名子投卷場屋上急變指其地而不告人時逆亂甫平人情危懼元勳清城金公錫胄憂之未及察其蹤跡適釋將入相乃付其事於御營大將金公益勳公自以肺腑親臣任機密又受托廊廟爲 國家慮患義當盡其心力試使江上人李膺韓壽萬謂察可疑之人雖微得許璽瑛不軌之謀顧人微不能悉探其情乃議于清城又使前兵使

金煥共投入賊中益察其睨眦金煥者逆構母黨吳挺緯之女壻方坐廢欲自效三人者得其動靜輒告于公賊索貨財請貸官銀求戎器請私買火藥而與之欲其不疑也公不敢擅許隨事通告于諸大臣賊既得火藥專機甚急煥等俱乃上變告璽瑛以李德周爲謀主將推戴構之弟桎約日焚 宮門及 宗廟盡殺將相大臣 上大驚動命坐甲衛宮城逮捕諸賊訊鞫璽瑛承欵伏誅德周斃杖下又有煥之族全翊戴者與煥來告公以柳命堅有凶謀公曰汝宜上 聞翊戴不肖曰我已告軍門後從他人而發當

以大將證之莫謂我不告也公問于諸大臣大臣使公來啓公來詣政院啓翊戴之言翊戴按驗無實坐死煥論功罪相當醴壽萬賞爵公則不與焉自是人情之危懼少定而凶黨益怨公獄甫訖承旨趙持謙啓于 經筵曰逆節屢起處置須正大而金益勲不使翊戴上變乃自密啓甚顛倒當推考 上曰掌兵之臣聞兇謀不得已有此舉也知 經筵事李公敏叙曰初不知虛實益勲無失領相金公壽恒請對言設鞫數日益勲送言於臣等曰煥未及上變翊戴又有所告謂煥當並告尚無發端何以處之臣與左相

閔鼎重以爲不可自鞫廳發問使大將來告亦不便右相金錫胄曰無寧大將直啓此臣等所議而使之啓也承旨必未悉實狀 上曰啓而無實固無妨若掩置而事不虛人謂斯何已而持平俞得一劾公請罷曰兒房密啓難免貪功希賞 上答曰將臣密啓非今斯今議于大臣而啓小無所失執義韓泰東又加請削黜至曰夤緣幻現倖叅勲籍攀附承托濫居將任又云宗黨盤據勢成威立 上斥之以無據駭異經年不 允其啓癸亥大臣以公久未行公請許遞將任持平得一朴泰維又加請遠竄曰上下和應

誘令誣告其罪與翊戴幾何相遠 上嚴責曰勲感  
之臣當危疑之際盡心調察謀計未成而誅討先行  
此正 宗社之幸以此添其罪持之甚急其爲逆重  
地則至矣此豈人臣之所敢發口也是時尤齋宋文  
正公時烈承 召入京與大臣書曰光南罪當死雖  
師門之人何敢請緩法哉今以不當死之罪而將入  
於死地勢將略陳以冀一分之益禍福毀譽有不暇  
計矣兒房之啓果出於執事則何不爲一言半辭乃  
上章曰金益勲是臣師門子孫臣有兄弟義臺啓方  
張當事大臣之知曲折者猶不明言臣不敢齟齬又

曰其心則無他至比於翊戴則大駭矣領左相入對  
曰臣等於元老之劄不敢晏然兒房之啓終不知其  
大誤而益勲初不細探使大獄不痛治此不無罪臺  
論轉激寧靖無期今須酌處 上勉許削黜大臣強  
循調停之論而臺啓猶三月而停朴玄石世采亦在  
朝實內主臺閣之議外爲調停之論嘗與宋文正商  
確而終不合黨人之貳於文正自此始矣夏旱慮囚  
上命釋公罪執義申懷持平權持爭之持謙以副學  
入侍又曰門黜已輕豈宜蒙放 上曰益勲有何罪  
爾其細陳持謙曰臣嘗聞閔鼎重之言以爲外間多

言出給軍門火藥於告者臺閣寧以此論之且益勳以右相赴燕故每謂右相勸成兒房之啓今右相在前安敢誣也右相曰兒房啓草臣實刪改因悉陳獄事根委且言危疑之際不可放心靖社諸勳臣十餘年各掌譏察不得已也又曰今日彈論將與其族黨盡爲讐怨非同朝協心之義後亦再三論其不是左相亦上章言戒噐之出軍門非臣所知未嘗以此爲言領相又入對曰前冬賊求火藥壽萬私自約價於訓局砲手先取以應賊求今壽萬呈狀備局請以賊家籍沒火藥還與本主始知其非出於軍門執義朴

泰遜掌令沈極持平得一猶以戎噐爲論議日益乖激諸大臣又請姑收放釋之命以鎮定之上又勉許冬因慶赦見釋甲子公之胤萬塚子封拜館職陳章悉暴公受誣狀上優答泰東以執義疏論萬塚貪於訟父勇於欺天語尤慘刻上切責而罪之丁卯右相李公端夏請收用公始除副摠管病免秋又除忠清水使公黽勉赴任旋遞歸己巳宋文正以疏論元子定號事得罪構堅之黨乘時竊柄諫官李沆睦林一首論公最密於文正竄江界諫官鄭樸宋儒龍又論公誣告殺不辜請與煥等拿鞫謂向日

三司公議未泯論罪一遵壬癸之言在道被逮時年  
七十一拷掠甚酷公辨對不屈神氣揚揚竟以三月  
七日畢命於獄中嗟乎冤哉承旨權璣詐啓以檢驗  
不明故暴屍數日於獄門外縱令怨家逞兇賴家人  
力防而免諸兇猶不快意既籍家財又請鞫其子會  
有言者只配大靜縣子封厝藁葬公於僻處抱木主  
過海日丐疏糲炊一盂食而奠之晝夜冤號聞者莫  
不酸鼻公死之歲廢 仁顯聖后 賜宋文正金相  
公死既追削清城官又罷保社勳盡戮諸功臣公之  
從子國舅光城公亦受誣泉壤諸子竄海外一代碩

輔名卿多復魄於荒裔獨異時力攻公者保其祿位  
趙韓特有 褒贈自是五六年來 上漸察羣奸有  
謀害 國母魚肉搢紳之計乃大覺悟甲戌四月誅  
羣兇伸諸枉復 中宮位又 下教曰金益勳於壬  
戌處事固有失而權奸之與重夏一體驅之於不測  
地冤枉慘毒予莫之察玉石俱焚噬臍何及其令復  
官致祭蓋金重夏以誣告反坐者也既又 命復保  
社勳而不並舉追錄故公勳爵不復初庚申臺官以  
追錄之非古例爭之儒臣亦嘗言之至是 上追用  
其言未嘗以追錄者爲無功也子封出海改葬公于

廣州樊川里巽向之原與夫人同穴公字懋叔光州人新羅將亡王子興光遜于光後孫八人爲平章各其洞入我朝亦大顯有諱國光再策勳官議政有諱克忸大司諫後二世有知禮縣監諱鎬大司憲諱繼輝號黃崗以宏才博學爲明宣間名臣文元公沙溪先生諱長生以李文成嫡傳爲道學之宗吏曹叅判諱槃以忠信厚重扶正斥邪爲士流所推寔公四世也叅判公娶連山徐氏贈叅判澍之女丁丑虜亂殉節江都旌閭以萬曆己未十一月九日生公公幼有奇氣文元公亟稱之原平元公斗杓建白

文元之孫有才有宜錄用戊子初授公義禁府都事移司饗直長陞典牲主簿遷司僕寺點馬忠慶兩道竣事稱旨受賞陞僉正兼內乘孝廟方礪志修戎政知公有才幹將托公以汧渭之功命毋他遷其直內省輒晉接諮詢長城縣陞府設關防中批特除公政成吏民立去思碑歷工曹正郎漢城庶尹軍器僉正宣惠訓局郎司導掌樂正敦寧都正間出爲南原光州及水原防禦使忠清兵使咸鏡南道兵使則以臺評不赴戊午拜廣州又被彈而上特除御營大將時王室孤危上終不欲以兵柄授

奸壬有是 命賊積甚忌嫉力言椒親不可以 特  
旨拜將遞授全羅兵使其黨又論遞庚申又拜廣州  
先時積之子堅與宗室耨兄弟陰結朝紳謀大逆有  
鄭元老者以星命之術爲堅耨密客與其謀公素與  
元老相熟略聞其端緒言于清城光城二公叶謨併  
力調察其奸元老窮而欲上變猶狼顧不決公以義  
激之使因申範華發告於清城討逆而定功公苦辭  
不居只錄別單陞嘉善階拜漢城右尹兼副摠管其  
秋李元成追告擬昌諸賊逆節尤著 上以別單五  
人功不下正勳 命追錄於保社正勳封公爲光南

君辛酉拜左尹刑曹叅判壬戌兼畿輔摠戎使俄代  
申汝哲移御營大將夫人安東金氏 贈吏曹判書  
死難臣瑄之女先公十三年卒有二子長卽萬塚文  
科叅判次萬塚生員叅判娶執義李杭女子鎮恒鎮  
商文科及第生員娶郡守趙億女以光城子鎮瑞爲  
後郡守女叅奉李滄鎮恒子聖澤慶澤令澤鎮瑞子  
堯澤公爲人英果峻爽精神滿面言語峭切不容人  
過又不以文學進而地望自別世多媚之然遇事風  
生無少退托少結 聖祖之知夙有干城之望晚年  
處休戚之地當艱危之會乃忘身盡忠擬掃奸兇如



農夫之去草不幸黨議構誣由輕入重轉成大罪卒  
乃假手於兇徒是何異縛束人而投餒虎也余嘗與  
首論公者語省中彼方夕酒微醺自言結怨巨室將  
不保其性命因曰如無煥醴輩受指使而誘脅璽瑛  
未必作賊一坐失色而罷其意似疑懼而實陰毒余  
已知公之終不可免也然則嚮所謂密啓戎器之罪  
特其筌蹄耳然彼於公何所怨惡亦世道使然爾蓋  
自有禮訟之禍固已使弱者膽懾矣保社以來餘黨  
尤切齒則黠者又圖後利始欲自貳於勳戚終至驅  
人於大禍以要其功雖以宋文正之爲一世所宗師

也而爲言朱夫子未嘗貳於趙子直猶不信之言議  
少有不合則棄之若弊屣况公之奇貨可居者乎嚮  
者仁弘之黨排斥沈青陽不過曰勳戚不可與同事  
亦無必殺之意然猶百年之後流禍滔天今世之黨  
貳未十年忍賊殺而無悔色乃知黨之爲禍以世降  
而逾烈矣嗚呼此豈特如公者之不幸已哉公之舍  
冤於九泉倏已數紀而墓無顯刻余嘗受子封之托  
不忍以不文辭文未就而子封又長逝矣今其孤鎮  
商泣血言曰先人臨歿喟嘆之言猶有深望以公知  
吾祖之冤也公無已言於逝者余乃揮涕而叙公違

禍之始末如此云銘曰

聖主之明日月也民皆仰之文正先生大賢也豈舉  
枉哉亦惟我叔父之至公而首言公無失是皆徵百  
世而無疑顧何待乎余筆嗚呼羣兒逞則化血碧大  
倫明而幽冤白苟觀公屈伸之際孰不有感於斯刻

古今島關王廟碑

古今島關王廟者 皇明水軍都督陳公璘所建也  
神宗皇帝萬曆戊戌再發兵征倭陳公將廣兵五千  
與我統制使李公舜臣共禦海道來屯此島廟建在  
其時也及李公戰死於露梁倭酋秀吉斃陳公振旅

西歸留餘財托廟祀於島人其後歲久廟傾像昧香  
火不至時有舟子瀝酒禱風我 顯廟丙午節度使  
柳斐然傷其荒廢資募緣僧天輝葺理瓦棟傍置菴  
守之復其俎豆又從享陳李二公於左廡事未聞于  
朝今 上甲子觀察使李師命增修廟廡始請錫號  
降香 朝命下而有司慢不行庚寅原任議政李願  
命請申前 命以秩祀典禮官大臣乃議曰陳李之  
祠在關王廟庭關王當與 國家抗禮廟不可宣以  
額但宜具牲幣歲以驚蟄霜降之節遣官並祭 上  
可之遺廟百年享禮始定於大報壇成之後若有所

待而然斯甚奇矣或曰關公之廟于是而殿食陳李其義如何噫關公生炳大義歿爲明神千秋正氣拂鬱於宇宙明興蓋多靈異中國至今家尸而戶備公靈如水無不臣矣何獨不可祀於東土也陳公奉天討揚皇靈宜得神理之助順况精誠之發曠世可感乎李公功聞天下身殉國亂震華夏之威殆庶幾焉陳李之交肝膽亦相照矣易曰方以類聚苟其類也雖百歲之久萬里之遠皆可聚焉若三公之義烈其可謂之非類乎同閔宮共肝蠻何疑之有昔夫子修春秋而欲居九夷蓋悲王迹之熄也關公嘗

好讀春秋其雄魂可安於今日中土之腥羶乎將樂我東思漢之風乎意其風馬雲車左都督而右統制共臨睨乎此邦聖朝之因遺跡致禮祀豈無其義也嗚呼傾天下之力而濟屬國自有天子諸侯以來所未聞凡東征之日營陣之地雖處處立祠俾我人不忘未或過也而在陳公尤有不可忘者天兵首尾十年和議間之諸將莫不爲其所誤曳橋之役水陸協攻賊將行長幾可擒之劉提督縱暗通和而遽解圍公獨揚帆向岸曰我寧爲順天鬼義不可舍賊且不鄙夷我將士其敬李公如畏友言無不從至謂之

經天緯地之才臨陣見其死哭之甚哀歸路祭其柩此雖李公推功讓能以結其誠心其奮勇敵愾輕身樂賢真所謂師中之丈人若同時諸軍府盡如公豈使倭賊片帆東歸也公還朝論功第一云公廣東人字朝爵號龍崖李公德水人字汝諧其功烈具載公墓版及戰地之碑故今不詳書公之曾孫光輔曾爲水軍虞候捐俸伐石節度使申璘助其費以書謁文將樹於廟庭今因享禮之成始記廟事始末申節度已歿矣乃付掌事僧處還俾刻之

金朔州兄弟復讐碑

崇禎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潭陽府市中有凶服二人拔劍躍入衆中手屠殺男婦三人斷頭剝肝一市驚擾二人者乃提血劍詣官門首罪曰我卽虞候金俊良之子成一成九也季父世良隱官而有婦其奴金伊烝之吾父憤痛欲誅奴先知其幾乃與其父若弟夜突入吾父寢所刺腹斫手而走吾庶母蘇脫身叫號而認其面目其時成一赴舉上都成九居別舍聞變嘔血幾死成一歸與弟枕戈誓天以爲不復讐不可葬吾親晝夜誦賊動靜今幸遇賊于市兄弟手刃金伊及其父母取其頭與肝使人懸于父殯之前歸

身官獄死復何恨府使李潤甫與光州牧使任孝達  
同按驗淫婦及衆證得實乃引前代復讐免死議申  
于監司監司宋象仁聞于 朝司寇當以 大明律  
杖六十 仁祖大王嘉其孝義而可之成一兄弟始  
出獄變生已踰七月猶未葬父鄉人悲之合力葬其  
先隴其後成一登武科歷官內外 孝宗大王特除  
朔州府使戊戌卒于官年六十六成九終老于家今  
成九之孫折衝挺濂來示二公遺事曰我伯祖服闋  
家居公之先王考白江相國按吾道首先獎援引置  
幕中厚遇之平日徃復書疏尚在箱篋以此尤聞名

於當世公卿間矣嚮者尤齋宋文正公爲之立傳雖  
可以不朽而近者南中人士爲豎一碑於二祖舊居  
香栢洞路上題其面曰復讐竊恐後之人見其碑而  
未詳其事公追惟先故之誼其可無一言乎余不敢  
辭遂略識其顛末于碑陰嗚呼士窮經好義若可以  
臨大節輕死生者而畢竟或不免負其所學若金公  
兄弟者窮鄉冷族弓馬少年麟經戴禮復讐之義未  
必素講又豈知有君死賊不討則不書葬之微意也  
特保有其天畀之良徒知至痛之可洩不惜其爲父  
一死堅貞奮厲終辦大事乃自能扶植乎倫常暗合

於義理耳其與學士大夫之講道處義者尤難矣且其平居草野必但聞殺人者當死而已又豈聞中世有昌黎諸儒之議而大明皇帝創垂萬世之法也是將甘心於刑僇必無一分願生之計矣嗟乎豈不卓然乎哉然不遇我仁廟正大倫尊中國之世惡能免張瑄兄弟之死也吁其盛矣昔詩人之美兔窟所以見周南之德化而其所稱干城者亦能有此孝烈否聞朔州公長身戟髯膂力絕倫云可謂赳赳矣孝廟之特簡守邊或將庸作腹心俾贊春秋之義歟然則公之老死塞上尤可悲也

崔將軍遺墟碑

閔尚書鎮厚謂余曰世傳洪州赤洞有前朝崔瑩將軍之遺墟吾先人嘗按湖節經過而悲之伐石斂樹碑而未果今洪人望不肖以繼成之諸武將亦聞風而相其役願公書其事于石余聞將軍世家東原亦嘗寓居于洪歟按輿地誌洪之三峰山中峰有崔瑩廟又諺傳廟多威靈過而慢者輒有災州人歲時以旗纛迎神而祀之凡立廟多近於其人之所嘗居然則赤洞之爲將軍遺墟無疑而雄魂必樂茲土如遊子之悲故鄉徃徃洩其不平之氣以驚動人也赤洞

今謂之火洞閣尚書之先公卽國舅文貞公維重以清明才識見重於世而尤以表章前古名臣爲已任遺墟之石意不在於識古跡而已也蓋將軍早以武勇事恭愍歷耦昌出入將相嘗從元丞相脫脫力戰於江淮之間名滿中國驅紅賊復京國泛海征耽羅掃除金鏞崔濡之亂與倭寇大戰于鴻山焚船于西海又禦之于昇天浦敵愾捍難之績多載舊史國人倚之鄰敵懼之屹然爲國長城者五十年身死而國隨亡其風姿魁偉膂力絕人臨陣對敵神氣安閒矢石交前而無怖色或橫槊賦詩射獵爲樂而紀律

甚嚴三軍股栗是以大小百餘戰所向有功威風壯烈近古未嘗有也至今氓俗聞將軍之名莫不悚然畏之爲人剛直無私世守清白死時誓天曰我生無貪慾墓必不生草其墓在高陽大慈山果不生草世謂之赤墳然將軍不學昧於大義又不識天命人心之所在助昏主攻遼界我聖祖苦爭而不得乃仗義回軍因衆怒而誅之時年七十三臨刑辭色不變死之日都民罷市過屍者下馬遠近聞之流涕諫大夫尹紹宗論將軍曰功蓋一國罪滿天下世或以爲名言而其後本朝贈將軍謚武愍豈聖祖深察

其專心所事死而不悔之忠歟嗟乎惜哉

疎齋集卷之十四



